你好，百花山

琴声飘忽不定，

捧在手中的雪花微微震颤。

当阵阵迷雾退去，

显出旋律般起伏的山峦。

我收集过四季的遗产

山谷里，没有人烟。

采摘下的野花继续生长，

开放，那是死亡的时间。

沿着原始森林的小路，

绿色的阳光在缝隙里流窜。

一只红褐色的苍鹰，

用鸟语翻译这山中恐怖的谣传。

我猛地喊了一声：

你好，百花山

你好，孩子

回音来自遥远的瀑涧

那是风中之风，

使万物应和，骚动不安。

我喃喃低语，

手中的雪花飘进深渊。

五色花

在深渊的边缘上，

你守护我每一个孤独的梦

那风啊吹动草叶的喧响。

太阳在远方白白地燃烧，

你在水洼旁，投进自己的影子

微波荡荡，沉淀了昨日的时光。

假如有一天你也不免凋残，

我只有个简单的希望：

保持着初放时的安祥。

我走向雨雾中

乌云是起飞又落下的时辰。

鸟儿四散。

蓝色的斜线，

抽打着幽暗的树林，

仿佛在抽打一千支手杖，

抽打一千颗老人的心。

心呵，何处是家，

何处是你的屋顶？

草叶，在啜泣中沉醉，

雏菊，模仿着苏醒。

风对雨说：

你本是水，要归于水。

于是雨收敛最初的锋芒，

汇成溪流，注入河中。

冰上无声的闪电，

使沉沉的两岸隆隆退去，

又骤然合拢。

真的

浓雾涂白了每一颗树干，

马棚披散的长发中，

野蜂飞舞。绿色的洪水

只是那被堤岸阻隔的黎明。

在这个早晨，

我忘记了我们的年龄。

冰在龟裂，石子

在水面留下了我们的指纹。

真的，这就是春天呵，

狂跳的心搅乱水中的浮云。

春天是没有国籍的，

白云是世界的公民。

和人类言归于好吧，

我的歌声。

微笑·雪花·星星

一切都在飞快地旋转，

只有你静静地微笑。

从微笑的红玫瑰上，

我采下了冬天的歌谣。

蓝幽幽的雪花呀，

他们在喳喳地诉说什么？

回答我，

星星永远是星星吗？

冷酷的希望

１

风牵动棕黄的影子

带走了松林的絮语

吝啬的夜

给乞丐洒下星星的银币

寂静也衰老了

不再禁止孩子们的梦呓

２

永不重复的夜

永不重复的梦境

淹没在悄悄褪色的晨雾中

３

两双孩子的大眼睛

躲在阴暗的屋檐下

小天窗已经失明

再不能采集带霜花的星星

牵牛花已经暗哑

再不能讲述月光下的童话

告别了

童年的伙伴和彩色的梦

大地在飞奔……

让后退的地平线

在呼啸中崩溃吧

４

世界真大呀

５

在早霞粉红色的广告上

闪动着一颗绿色的星

手牵着手

我们走向前去

把自己的剪影献给天空

６

在小小的手掌上

吹出一颗轻盈的柳絮

让它去揭开雾海的秘密

让它去驾驭粗野的风

７

是什么在喧闹

仿佛来自天上

喂，太阳——万花筒

旋转起来吧

告诉我们无数个未知的梦

8

乌云奏起沉重的哀乐

排好了送葬的行列

太阳向深渊坠落

牛顿死了

9

天空低矮的屋檐下

织起了浅灰色的篱笆

泡沫的小蘑菇

栽满路上的坑洼

雨一滴一滴

滑过忧伤的脸颊

10

一只被打碎的花瓶

嵌满褐色的泥沙

脆弱的芦苇在呼吁

我们怎么来制止

这场疯狂的大屠杀

11

也许

我们就这样

失去了阳光和土地

也失去了我们自己

12

希望

这大地的遗赠

显得如此沉重

寂静

清冷

霜花随雾飘去了

13

夜

湛蓝的网

星光的网结

报时的钟声

这庄重的序曲

使我相信了死亡

14

紫黑色的波涛凝固了

在山涧

在摇荡的小桥下

乌鸦在盘旋

没有一点声响

15

鸽子匆匆飞去了

飘下一根洁白的羽毛

孩子呵

从母亲的血液里

你继承了什么

16

泪水是咸的

呵，那是生活的海洋

愿每个活着的人

真真实实地笑

痛痛快快地哭吧

17

终于

雷声也暗哑了

黑暗

遮去了肮脏和罪恶

也遮住了纯洁的眼睛

18

一盏昏黄的煤油灯

用谦卑的飞爆声

描绘另一个星球的见闻

随着一缕青烟的叹息

它摘下淡蓝的光轮

19

空中升起金色的汽球

我们牵住了无形的线绳

你飘吧

飘过这黑色的海洋

飘向晴朗的天空

20

报时的钟声

这庄重的序曲

究竟意味着什么

21

希望

这大地的馈赠

显得如此沉重

寂静

寒冷

候鸟之歌

我们是一群候鸟，

飞进了冬天的牢宠；

在绿色的拂晓，

去天涯远征。

让脱落的羽毛，

落在姑娘们的头顶；

让结实的翅膀，

托着那太阳上升。

我们放牧着乌云，

抖动的鬓毛穿过彩虹；

我们放牧着风，

飞行的口袋装满歌声。

是我们的叫喊，

冰山吓得老泪纵横；

是我们的嘲笑，

玫瑰羞得满面绯红。

北方呵，故乡，

请收下我们的梦：

从每条冰缝长出大树，

结满欢乐的铃铛和钟……

日子

用抽屉锁住自己的秘密

在喜爱的书上留下批语

信投进邮箱 默默地站一会儿

风中打量着行人 毫无顾忌

留意着霓虹灯闪烁的橱窗

电话间里投进一枚硬币

问桥下钓鱼的老头要支香烟

河上的轮船拉响了空旷的汽笛

在剧场门口幽暗的穿衣镜前

透过烟雾凝视着自己

当窗帘隔绝了星海的喧嚣

灯下翻开褪色的照片和字迹

太阳城札记

生命

太阳也上升了

爱情

恬静。雁群飞过

荒芜的处女地

老树倒下了，嘎然一声

空中飘落着咸涩的雨

自由

飘

撕碎的纸屑

孩子

容纳整个海洋的图画

叠成了一只白鹤

姑娘

颤动的虹

采集飞鸟的花翎

青春

红波浪

浸透孤独的桨

艺术

亿万个辉煌的太阳

呈现在打碎的镜子上

人民

月亮被撕成闪光的麦粒

播在诚实的天空和土地

劳动

手，围拢地球

命运

孩子随意敲打着栏杆

栏杆随意敲打着夜晚

信仰

羊群溢出绿色的洼地

牧童吹起单调的短笛

和平

在帝王死去的地方

那支老枪抽枝、发芽

成了残废者的拐杖

祖国

她被铸在青铜的盾牌上

靠着博物馆发黑的板墙

生活

网

回答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看吧，在那镀金的天空中，

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

冰川纪过去了，

为什么到处都是冰凌？

好望角发现了，

为什么死海里千帆相竞？

我来到这个世界上，

只带着纸、绳索和身影，

为了在审判之前，

宣读那些被判决的声音。

告诉你吧，世界

我--不--相--信！

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

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名。

我不相信天是蓝的，

我不相信雷的回声，

我不相信梦是假的，

我不相信死无报应。

如果海洋注定要决堤，

就让所有的苦水都注入我心中，

如果陆地注定要上升，

就让人类重新选择生存的峰顶。

新的转机和闪闪星斗，

正在缀满没有遮拦的天空。

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

那是未来人们凝视的眼睛。

走吧

走吧，

落叶吹进深谷，

歌声却没有归宿。

走吧，

冰上的月光，

已从河面上溢出。

走吧，

眼睛望着同一片天空，

心敲击着暮色的鼓。

走吧，

我们没有失去记忆，

我们去寻找生命的湖。

走吧，

路呵路，

飘满了红罂粟。

一切

一切都是命运

一切都是烟云

一切都是没有结局的开始

一切都是稍纵即逝的追寻

一切欢乐都没有微笑

一切苦难都没有泪痕

一切语言都是重复

一切交往都是初逢

一切爱情都在心里

一切往事都在梦中

一切希望都带着注释

一切信仰都带着呻吟

一切爆发都有片刻的宁静

一切死亡都有冗长的回声

路口

风停了，

风默默地站在路口。

雾中浮起的栅栏，

打开夜晚的小门：

黑暗在用灯盏敬酒。

眼睛上的窗格子，

筛出了迷雾的白昼。

学会离别吧，

象学会以往的一切，

象学会欢乐与哀愁。

背过身去吧，

让胧弱的灯光落在肩头。

也许你想轻松地笑笑，

而网住发辫的霜花，

和夜露一起缓缓地流。

回忆

烛光

在每一张脸上摇曳

没有留下痕迹

影子的浪花

轻击着雪白的墙壁

挂在墙上的琴

暗中响起

仿佛映在水中的桅灯

窃窃私语

陌生的海滩

1

风帆垂落。

桅杆，这冬天的树木，

带来了意外的春光。

2

冬天的废墟，

缅怀着逝去的光芒。

你靠着残存的阶梯，

在生锈的栏杆上，

敲出一个个单调的声响。

3

正午的庄严中，

阴影在选择落脚的地方。

所有的角落，

盐粒凝结昔日的寒冷，

和一闪一闪的回忆之光。

4

远方

白茫茫。

水平线

这浮动的甲板，

撒下多少安眠的网？

5

头巾，

那只红色的鸟，

在日本海上飞翔。

火焰的反光，

把和你分离的影子，

投向不属于任何人的天幕上。

没有风暴就够了，

然而也没有固定的风向，

也许是为了回答召唤。

翅膀发出弓的鸣响。

6

落潮

层层叠叠，

在金色的地毯上，

吐下泛着泡沫的夜晚，

松散的缆绳，折断的桨。

渔民们弯着光裸的脊背，

修建着风暴中倒塌的庙堂。

7

孩子们追逐着一弯新月。

一只海鸥迎面扑来，

却没有落在你伸出的手上。

一束

在我和世界之间

你是海湾，是帆

是缆绳忠实的两端

你是喷泉，是风

是童年清脆的呼喊

在我和世界之间

你是画框，是窗口

是开满野花的田园

你是呼吸，是床头

是陪伴星星的夜晚

在我和世界之间

你是日历，是罗盘

是暗中滑行的光线

你是履历，是书签

是写在最后的序言

在我和世界之间

你是纱幕，是雾

是映入梦中的灯盏

你是口笛，是无言之歌

是石雕低垂的眼帘

在我和世界之间

你是鸿沟，是池沼

是正在下陷的深渊

你是栅栏，是墙垣

是盾牌上永久的图案

在我透明的忧伤中

在我透明的忧伤中

充满着你，仿佛绿色的夜雾

缠绕着一颗孤零零的小树

而你把雾撕碎，一片一片

在冰冷的手指间轻轻吸吮着

如同吸吮结成薄衣的牛乳

于是你吹出一颗金色的月亮

冉冉升起，照亮了道路

是的，昨天

用手臂遮住了半边脸，

也遮住了树林的慌乱。

你慢慢地闭上眼睛：

是的，昨天……

用浆果涂抹着晚霞，

也涂抹着自己的羞惭。

你点点头，嫣然一笑：

是的，昨天……

在黑暗中划亮火柴，

举在我们的心之间。

你咬着苍白的嘴唇：

是的，昨天……

纸叠的小船放进溪流，

装载着最初的誓言。

你坚决地转过身去：

是的，昨天……

岛

1

你在雾海中航行

没有帆

你在月夜下漂泊

没有锚

路从这里消失

夜从这里消失

2

没有标志

没有清晰的界限

只有浪花祝祷的峭崖

留下岁月那沉闷的痕迹

和一点点威严的纪念

孩子们走向沙滩

月光下，远处的鲸鱼

正升起高高的喷泉

3

鸥群醒了

翅膀接连着翅膀

叫声那么凄厉

震颤着每片合欢树叶

和孩子们的心

在这小小的世界里

难道唤醒的只是痛苦

4

地平线倾斜了

摇晃着，翻转过来

一只海鸥坠落而下

热血烫卷了硕大的蒲叶

那无所不在的夜色

遮掩了枪声

--这是禁地

这是自由的结局

沙地上插着一支羽毛的笔

带着微湿的气息

它属于颤抖的船舷和季节风

属于岸，属于雨的斜线

昨天或明天的太阳

如今却在这里

写下死亡所公证的秘密

5

每个浪头上

浮着一根闪光的羽毛

孩子们堆起小小的沙丘

海水围拢过来

象花园，冷清地摇动

月光的挽联铺向天边

6

啊，棕榈

是你的沉默

举起叛逆的剑

又一次

风托起头发

象托起旗帜迎风招展

最后的疆界

永远在孩子们的心里

7

夜，迎风而立

为浩劫

为潜伏的凶手

铺下柔软的地毯

摆好一排排贝壳的杯盏

8

有了无罪的天空就够了

有了天空就够了

听吧，琴

在召唤失去的声音

见证

我们那陌生的目光

在十字路口相逢

象两杯苦酒碰在了一起

却没有声音

我们头上

那颗打成死结的星星呀

犹如苦难和欢乐之间

一滴抹不干的泪痕

于是我们听见了彼此

目光的声音

被理性肯定的梦境

是实在的，正如

被死亡肯定的爱情

如果你不信

它只是正在塌陷的雪人

星星是见证

岸

陪伴着现在和以往

岸，举着一根高高的芦苇

四下眺望

是你

守护着每一个波浪

守护着迷人的泡沫和星星

当呜咽的月亮

吹起古老的船歌

多么忧伤

我是岸

我是渔港

我伸展着手臂

等待穷孩子的小船

载回一盏盏灯光

黄昏：丁家滩赠M和B

黄昏，黄昏

丁家滩是你蓝色的身影

黄昏，黄昏

情侣的头发在你的肩头飘动

是她，抱着一束白玫瑰

用睫毛掸去上面的灰尘

那是自由写在大地上

殉难者圣洁的姓名

是他，用指头去穿透

从天边滚来烟圈般的月亮

那是一枚订婚的金戒指

姑娘黄金般缄默的嘴唇

嘴唇就是嘴唇

即使没有一个字

呼吸也会在山谷里

找到共同的回声

黄昏就是黄昏

即使有重重阴影

阳光也会同时落入

他们每个人心中

夜已来临

夜，面对四只眼睛

这是一小片晴空

这是等待上升的黎明

雨夜

当水洼里破碎的夜晚

摇着一片新叶

象摇着自己的孩子睡去

当灯光串起雨滴

缀饰在你肩头

闪着光，又滚落在地

你说，不

口气如此坚决

可微笑却泄露了内心的秘密

低低的乌云用潮湿的手掌

揉着你的头发

揉进花的芳香和我滚烫的呼吸

路灯拉长的身影

连接着每个路口，连接着每个梦

用网捕捉着我们的欢乐之谜

以往的辛酸凝成泪水

沾湿了你的手绢

被遗忘在一个黑漆漆的门洞里

即使明天早上

枪口和血淋淋的太阳

让我交出青春、自由和笔

我也决不会交出这个夜晚

我决不会交出你

让墙壁堵住我的嘴唇吧

让铁条分割我的天空吧

只要心在跳动，就有血的潮汐

而你的微笑将印在红色的月亮上

每夜升起在我的小窗前

唤醒记忆

睡吧，山谷

睡吧，山谷

快用蓝色的云雾蒙住天空

蒙住野百合苍白的眼睛

睡吧，山谷

快用雨的脚步去追逐风

追逐布谷鸟不安的啼鸣

睡吧，山谷

我们躲在这里

仿佛躲进一个千年的梦中

时间不再从草叶上滑过

太阳的钟摆停在云层后面

不再摇落晚霞和黎明

旋转的树林

甩下无数颗坚硬的松果

护卫着两行脚印

我们的童年和季节一起

走过那条弯弯曲曲的小路

花粉沾满了荆丛

呵，多么寂静

抛出去的石子没有回声

也许，你在探求什么

--从心到心

一道彩虹正悄然升起

从眼睛到眼睛

睡吧，山谷

睡吧，风

山谷睡在兰色的云雾里

风，睡在我们手掌中

船票

他没有船票

又怎能登上甲板

铁锚的链条哗哗作响

也惊动这里的夜晚

海呵，海

退潮中上升的岛屿

和心一样孤单

没有灌木丛柔和的影子

没有炊烟

划出闪电的船桅

又被闪电击成了碎片

无数次风暴

在坚硬的鱼鳞和贝壳上

在水母小小的伞上

留下了静止的图案

一个古老的故事

在浪花与浪花之间相传

他没有船票

海呵，海

密集在礁石上的苔藓

向赤裸的午夜蔓延

顺着鸥群暗中发光的羽毛

依附在月亮表面

潮水沉寂了

海螺和美人鱼开始歌唱

他没有船票

岁月并没有中断

沉船正生火待发

重新点燃了红珊瑚的火焰

当浪峰耸起

死者的眼睛闪烁不定

从海洋深处浮现

他没有船票

是啊，令人晕眩

那片晾在沙滩上的阳光

多么令人晕眩

他没有船票

无题

把手伸给我

让我那肩头挡住的世界

不再打扰你

假如爱不是遗忘的话

苦难也不是记忆

记住我的话吧

一切都不会过去

即使只有最后一棵白杨树

象没有铭刻的墓碑

在路的尽头耸立

落叶也会说话

在翻滚中褪色、变白

慢慢地冻结起来

托起我们深深的足迹

当然，谁也不知道明天

明天从另一个早晨开始

那时我们将沉沉睡去

桔子熟了

桔子熟了

装满阳光的桔子熟了

让我走进你的心里

带着沉甸甸的爱

桔子熟了

表皮喷着细细的水雾

让我走进你的心里

忧伤化为欢乐的源泉

桔子熟了

苦丝网住了每瓣果实

让我走进你的心里

找到自己那破碎的梦

桔子熟了

装满阳光的桔子熟了

红帆船

到处都是残垣断壁

路，怎么从脚下延伸

滑进瞳孔的一盏盏路灯

滚出来，并不是星星

我不想安慰你

在颤抖的枫叶上

写满关于春天的谎言

来自热带的太阳鸟

并没有落在我们的树上

而背后的森林之火

不过是尘土飞扬的黄昏

如果大地早已冰封

就让我们面对着暖流

走向海

如果礁石是我们未来的形象

就让我们面对着海

走向落日

不，渴望燃烧

就是渴望化为灰烬

而我们只求静静地航行

你有飘散的长发

我有手臂，笔直地举起

习惯

我习惯了你在黑暗中为我点烟

火光摇晃，你总是悄悄地问

猜猜看，我烫伤了什么

我习惯了你坐在船头低吟

木桨淌着水，击碎雾中的阳光

你拖着疲乏而任性的步子

不肯在长椅上重温我们的旧梦

和我一起奔跑，你的头发甩来甩去

隔着肩头满不在乎地笑笑

我习惯了你在山谷中大声呼喊

然后倾听两个名字追逐时的回响

抱起书，你总要提出各种问题

一边撇着嘴，一边把答案写满小手

在冬天，在蓝幽幽的路灯下

你的呵气象围巾绕在我的脖子上

是的，我习惯了

你敲击的火石灼烫着

我习惯了的黑暗

无题

在你呼喊的旋律中

我请求：夜

把往事收进瓷瓶

于是花瓣合拢

一片枯叶

落在打开的书上

尘埃缓缓腾起

我悄悄离去

带走了那本书

其中有你的一页

你的诅咒

你的爱

都已成为镜中的火焰

消失在另一个

更孤寂的世界里

一串钥匙

在寂静的小巷歌唱

别回过头去

别看沉入夜雾的窗户

窗帘后面，梦

在波浪般的头发中

喧响

你说

我用暗号敲门

你说：请进吧，春天

我迟缓地摘下帽子

鬓角沾满了霜雪

当我把你抱起

你说：别慌，傻瓜

一只惊恐的小鹿

正在你的瞳孔中奔跑

过生日那天

你说：不，别送礼物

而我的仙后星座

早在你头顶上闪烁

在十字路口

你说：别分开，永远

一道道雪亮的车灯

从我们中间穿过

我们每天早晨的太阳

小草柔软的手臂托起太阳

不同肤色的人走向你

汇成光芒，你象钟一样敲响

震落了山顶的积雪

皱纹深动颤抖的恐惧和忧伤

心灵不再躲到幕布后面

书打开窗户，让群鸟自由地飞翔

老树不再打鼾，不再用枯藤

缠住孩子那灵活的小腿

少女们从沐浴中归来

拖曳着星星和辽阔的月光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名字

自己的声音、爱情和愿望

兀立在恶梦中的冰山

在早晨消融，从残留的夜色中

人们领走了各自的影子

让沉重的记忆在脚下

在行走中渐渐消失

手臂和手臂相连的地平线上

每个故事有了新的开始

那就开始吧

宣告献给遇罗克

也许最后的时刻到了

我没有留下遗嘱

只留下笔，给我的母亲

我并不是英雄

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

我只想做一个人。

宁静的地平线

分开了生者和死者的行列

我只能选择天空

决不跪在地上

以显出刽子手们的高大

好阻挡自由的风

从星星的弹孔里

将流出血红的黎明

结局或开始献给遇罗克

我，站在这里

代替另一个被杀害的人

为了每当太阳升起

让沉重的影子象道路

穿过整个国土

悲哀的雾

覆盖着补丁般错落的屋顶

在房子与房子之间

烟囱喷吐着灰烬般的人群

温暖从明亮的树梢吹散

逗留在贫困的烟头上

一只只疲倦的手中

升起低沉的乌云

以太阳的名义

黑暗公开地掠夺

沉默依然是东方的故事

人民在古老的壁画上

默默地永生

默默地死去

呵，我的土地

你为什么不再歌唱

难道连黄河纤夫的绳索

也象崩断的琴弦

不再发出鸣响

难道时间这面晦暗的镜子

也永远背对着你

只留下星星和浮云

我寻找着你

在一次次梦中

一个个多雾的夜里或早晨

我寻找春天和苹果树

蜜蜂牵动的一缕缕微风

我寻找海岸的潮汐

浪峰上的阳光变成的鸥群

我寻找砌在墙里的传说

你和我被遗忘的姓名

如果鲜血会使你肥沃

明天的枝头上

成熟的果实

会留下我的颜色

必须承认

在死亡白色的寒光中

我，战栗了

谁愿意做陨石

或受难者冰冷的塑像

看着不熄的青春之火

在别人的手中传递

即使鸽子落到肩上

也感不到体温和呼吸

它们梳理一番羽毛

又匆匆飞去

我是人

我需要爱

我渴望在情人的眼睛里

度过每个宁静的黄昏

在摇篮的晃动中

等待着儿子第一声呼唤

在草地和落叶上

在每一道真挚的目光上

我写下生活的诗

这普普通通的愿望

如今成了做人的全部代价

一生中

我多次撒谎

却始终诚实地遵守着

一个儿时的诺言

因此，那与孩子的心

不能相容的世界

再也没有饶恕过我

我，站在这里

代替另一个被杀害的人

没有别的选择

在我倒下的地方

将会有另一个人站起

我的肩上是风

风上是闪烁的星群

也许有一天

太阳变成了萎缩的花环

垂放在

每一个不朽的战士

森林般生长的墓碑前

乌鸦，这夜的碎片

纷纷扬扬

港口的梦

当月光层层涌入港口

这夜色仿佛透明

一级级磨损的石阶

通向天空

通向我的梦境

我回到了故乡

给母亲带回珊瑚和盐

珊瑚长成林木

盐，融化了冰层

姑娘们的睫毛

抖落下成熟的麦粒

峭壁衰老的额头

吹过湿润的风

我的情歌

到每扇窗户里去做客

酒的泡沫溢到街上

变成一盏盏路灯

我走向霞光照临的天际

转过身来

深深地鞠了一躬

浪花洗刷着甲板和天空

星星在罗盘上

找寻自己白昼的方位

是的，我不是水手

生来就不是水手

但我把心挂在船舷

象锚一样

和伙伴们出航

迷途

沿着鸽子的哨音

我寻找着你

高高的森林挡住了天空

小路上

一颗迷途的蒲公英

把我引向蓝灰色的湖泊

在微微摇晃的倒影中

我找到了你

那深不可测的眼睛

和弦

树林和我

紧紧围住了小湖

手伸进水里

搅乱雨燕深沉的睡眠

风孤零零的

海很遥远

我走到街上

喧嚣被挡在红灯后面

影子扇形般打开

脚印歪歪斜斜

安全岛孤零零的

海很遥远

一扇蓝色的窗户亮了

楼下，几个男孩

拨动着吉他吟唱

烟头忽明忽暗

野猫孤零零的

海很遥远

沙滩上，你睡着了

风停在你的嘴边

波浪悄悄涌来

汇成柔和的曲线

梦孤零零的

海很遥远

界限

我要到对岸去

河水涂改着天空的颜色

也涂改着我

我在流动

我的影子站在岸边

象一棵被雷电烧焦的树

我要到对岸去

对岸的树丛中

掠过一只孤独的野鸽

向我飞来

枫树和七颗星星

世界小得象一条街的布景

我们相遇了，你点点头

省略了所有的往事

省略了问候

也许欢乐只是一个过程

一切都已经结束

可你为什么还带着那块红头巾

看看吧，枫叶装饰的天空

多么晴朗，阳光

已移向最后一扇玻璃窗

巨大的屋顶后面

那七颗星星升起来

不再象一串成熟的葡萄

这是又一个秋天

当然，路灯就要亮了

我多想看看你的微笑

宽恕而冷漠

还有那平静的目光

路灯就要亮了

古寺

消失的钟声

结成蛛网，在裂缝的柱子里

扩散成一圈圈年轮

没有记忆，石头

空蒙的山谷里传播回声的

石头，没有记忆

当小路绕开这里的时候

龙和怪鸟也飞走了

从房檐上带走喑哑的铃铛

荒草一年一度

生长，那么漠然

不在乎它们屈从的主人

是僧侣的布鞋，还是风

石碑残缺，上面的文字已经磨损

仿佛只有在一场大火之中

才能辨认，也许

会随着一道生者的目光

乌龟在泥土中复活

驮着沉重的秘密，爬出门槛

十年之间

在被遗忘的土地上

岁月，和马轭上的铃铛纠缠

彻夜作响，路也在摇晃

重负下的喘息改编成歌曲

被人们到处传唱

女人的项链在咒语声中

应验似的升入空中

荧光表盘淫荡地随意敲响

时间诚实得象一道生铁栅栏

除了被枯枝修剪过的风

谁也不能穿越或来往

仅仅在书上开放过的花朵

永远被幽禁，成了真理的情妇

而昨天那盏被打碎了的灯

在盲人的心中却如此辉煌

在突然睁开的眼睛里

留下凶手最后的肖像

夜：主题与变奏

在这里，道路汇合

一条条平行的光束

是冗长而猝然中断的对话

弥漫着司机辛辣的烟味

粗野而含混的叫骂

栅栏代替了排队的人们

从门板的缝隙中流散的灯光

和烟头一起被抛在路旁

任凭脚践踏

广告牌依着老人遗忘的手杖

似乎想走动起来

石头的睡莲凋谢了

喷水池里，楼房正缓缓地倒塌

上升的月亮突然敲响

钟声一下一下

唤醒了宫墙里老的时间

日晷在旋转，校对误差

等候盛大的早朝仪式

锦衣飘带在风中簌簌站起

拂去石阶上的尘埃

流浪汉的影子从墙上滑过

红红绿绿的霓虹灯为他生辉

也使他彻夜不眠

一只迷路的猫窜上长椅

眺望轻柔似烟的波光

而水银灯不客气地撩开窗帘

扰乱了梦，让孤独者醒来

在一扇小门后面

有只手轻轻地拨动插销

仿佛在拉着枪栓

明天，不

这不是告别

因为我们并没有相见

尽管影子和影子

曾在路上叠在一起

象一个孤零零的逃犯

明天，不

明天不在夜的那边

谁期待，谁就是罪人

而夜里发生的故事

就让它在夜里结束吧

艺术家的生活

去买一根萝卜

--母亲说

嘿，注意安全线

--警察说

大海呵，你在哪儿

--醉汉说

怎么街灯都炸了

--我说

一个过路的瞎子

敏捷地举起了竹竿

象拉出一根天线

尖叫而来的救护车

把我送进了医院

于是我成了模范病人

响亮地打着喷嚏

闭上眼睛盘算着开饭的时间

一次次把血输给臭虫

没有工夫叹息

终于我也当上了医生

提着粗大的针管

在走廊里踱来踱去

消磨着夜晚

传说的继续

古老的陶罐上

早有关于我们的传说

可你还不停地问

这是否值得

当然，火会在风中熄灭

山峰也会在黎明倒塌

融进殡葬夜色的河

爱的苦果

将在成熟时坠落

此时此地

只要有落日为我们加冕

随之而来的一切

又算得了什么

--那漫长的夜

辗转而沉默的时刻

爱情故事

毕竟，只有一个世界

为我们准备了成熟的夏天

我们却按成年人的规则

继续着孩子的游戏

不在乎倒在路旁的人

也不在乎搁浅的船

然而，造福于恋人的阳光

也在劳动者的脊背上

铺下漆黑而疲倦的夜晚

即使在约会的小路上

也会有仇人的目光相遇时

降落的冰霜

这不再是一个简单的故事

在这个故事中

有你和我，还有很多人

雪线

忘掉我说过的话

忘掉空中被击落的鸟

忘掉礁石

让他们再次沉没

甚至忘掉太阳

在那永恒的位置上

只有一盏落满灰尘的灯

照耀着

雪线以上的峭崖

历尽一次次崩塌后

默默地封存着什么

雪线下

溪水从柔和的草滩上

涓涓流过

彗星

回来，或永远走开

别这样站在门口

如同一尊石像

用不期待回答的目光

讨论我们之间的一切

其实难以想象的

并不是黑暗，而是早晨

灯光将怎样延续下去

或许有彗星出现

拖曳着废墟中的瓦砾

和失败者的名字

让它们闪光、燃烧、化为灰烬

回来，我们重建家园

或永远走开，象彗星那样

灿烂而冷若冰霜

摈弃黑暗，又沉溺于黑暗之中

穿过连接两个夜晚的白色走廊

在回声四起的山谷里

你独自歌唱

乡村之夜

夕阳和远山

交叠成一弯新月

在榆树林中穿行

鸟巢空空

小路绕过水塘

追着一只毛色肮脏的狗

撞在村头的土墙上

吊桶在井里轻轻摇荡

钟和场院上的石碾

一样沉静

零落的麦秸骚动着

马厩里的咀嚼声

充满了威胁

一个长长的人影

从门前的石阶上滑过

灶台里的火光

映红女人的手臂

和缺口的瓦盆

走向冬天

风，把麻雀最后的余温

朝落日吹去

走向冬天

我们生下来不是为了

一个神圣的预言，走吧

走过驼背的老人搭成的拱门

把钥匙留下

走过鬼影幢幢的大殿

把梦魇留下

留下一切多余的东西

我们不欠什么

甚至卖掉衣服，鞋

把最后一份口粮

把叮噹作响的小钱留下

走向冬天

唱一支歌吧

不祝福，也不祈祷

我们绝不回去

装饰那些漆成绿色的叶子

在失去诱惑的季节里

酿不成酒的果实

也不会变成酸味的水

用报纸卷支烟吧

让乌云象狗一样忠实

象狗一样紧紧跟着

擦掉一切阳光下的谎言

走向冬天

不在绿色的淫荡中

堕落，随遇而安

不去重复雷电的咒语

让思想省略成一串串雨滴

或者在正午的监视下

象囚犯一样从街上走过

狠狠踩着自己的影子

或者躲进帷幕后面

口吃地背诵死者的话

表演着被虐待狂的欢乐

走向冬天

在江河冻结的地方

道路开始流动

乌鸦在河滩的鹅卵石上

孵化出一个个月亮

谁醒了，谁就会知道

梦将降临大地

沉淀成早上的寒霜

代替那些疲倦不堪的星星

罪恶的时间将要中止

而冰山连绵不断

成为一代人的塑像

恶梦

在方向不定的风上

我画了一只眼睛

于是凝滞的时刻过去了

却没有人醒来

恶梦依旧在阳光下泛滥

漫过河床，在鹅卵石上爬行

催动着新的磨擦和角逐

在枝头，在房檐上

鸟儿惊恐的目光凝成了冰

垂向大地

道路上的车辙

又结起一层薄霜

没有人醒来

归程

汽笛长鸣不已

难道你还想数清

那棵梧桐上的乌鸦

默默地记住我们

仿佛凭借这点点踪影

就不会迷失在另一场梦中

陈叶和红色的蓓蕾

在灌木丛上摇曳

其实并没有风

而藏匿于晨光中的霜

穿越车窗时

留下你苍白的倦容

是的，你不顾一切

总要踏上归程

昔日的短笛

在被抛弃的地方

早已经繁衍成树林

守望道路，廓清天空

祝酒

这杯中盛满了夜晚

没有灯光，房子在其中沉浮

柏油路的虚线直延伸到云层

没有上升的汽流，想想

昨天在闪电之间寻找安宁

雨燕匆匆地出入楼梯

没有沾上尘土

而一支支枪和花束

排成树林，对准了情人的天空

夏天过去了，红高粱

从一顶顶浮动的草帽上走来

但不幸的成熟或死亡

都无法拒绝，在你的瞳孔里

夜色多么温柔，谁

又能阻止两辆雾中对开的列车

在此刻相撞

你在雨中等待着我

你在雨中等待着我

路通向窗户深处

月亮的背面一定很冷

那年夏夜，白马

和北极光驰过

我们曾久久地战栗

去吧，你说

别让愤怒毁灭了我们

就象进入更年期的山那样

无法解脱

从许多路口，我们错过

却在一片沙漠中相逢

所有的年代聚集在这里

鹰，还有仙人掌

聚集在这里

比热浪中的幻影更真实

只要惧怕诞生，惧怕

那些来不及戴上面具的笑容

一切就和死亡有关

那年夏夜并不是终结

你在雨中等待着我

履历

我曾正步走过广场

剃光脑袋

为了更好地寻找太阳

却在疯狂的季节里

转了向，隔着栅栏

会见那些表情冷漠的山羊

直到从盐碱地似的

白纸上看到理想

我弓起了脊背

自以为找到了表达真理的

唯一方式，如同

烘烤着的鱼梦见海洋

万岁！我只他妈喊了一声

胡子就长出来了

纠缠着，象无数个世纪

我不得不和历史作战

并用刀子与偶像们

结成亲眷，倒不是为了应付

那从蝇眼中分裂的世界

在争吵不休的书堆里

我们安然平分了

倒卖每一颗星星的小钱

一夜之间，我赌输了

腰带，又赤条条地回到世上

点着无声的烟卷

是给这午夜致命的一枪

当天地翻转过来

我被倒挂在

一棵墩布似的老树上

眺望

无题

积怨使一滴水变得混浊

我疲倦了，风暴

搁浅在沙滩上

那桅杆射中的太阳

是我内心的囚徒，而我

却被它照耀的世界所放逐

礁石，这异教徒的黑色祭坛

再也没有什么可供奉

除了自己，去打开或合上

那本喧嚣的书

同谋

很多年过去了，云母

在泥沙里闪着光芒

又邪恶，又明亮

犹如腹蛇眼睛中的太阳

手的丛林，一条条歧路出没

那只年轻的鹿在哪儿

或许只有基地改变这里的

荒凉，组成了市镇

自由不过是

猎人与猎物之间的距离

当我们回头望去

在父辈们肖像的广阔背景上

蝙蝠划出的圆弧，和黄昏

一起消失

我们不是无辜的

早已和镜子中的历史成为

同谋，等待那一天

在火山岩浆里沉积下来

化作一股冷泉

重见黑暗

随想

黄昏从烽火台上升起

在这界河的岛屿上

一个种族栖息

又蔓延，土地改变了颜色

神话在破旧的棉絮下

梦的妊娠也带着箭毒扩散时

痛苦的悸动，号角沉寂

尸骨在夜间走动

在妻子不断涌出的泪水中

展开了白色的屏风

遮住那通向远方的门

东方，这块琥珀里

是一片苍茫的岸

芦苇丛驶向战栗的黎明

渔夫舍弃了船，炊烟般离去

历史从岸边出发

砍伐了大片的竹林

在不朽的简册上写下

有限的文字

墓穴里，一盏盏长明灯

目睹了青铜或黄金的死亡

还有一种死亡

小麦的死亡

在那刀剑交叉的空隙中

它们曾挑战似地生长

点燃阳光，灰烬覆盖着冬天

车轮倒下了

沿着辐条散射的方向

被风沙攻陷的城池

是另一种死亡，石碑

包裹在丝绸般柔软的苔藓里

如同熄灭了的灯笼

只有道路还活着

那勾勒出大地最初轮廓的道路

穿过漫长的死亡地带

来到我的脚下，扬起了灰尘

古老的炮台上一朵朵硝烟未散

我早已被铸造，冰冷的铸铁内

保持着冲动，呼唤

雷声，呼唤从暴风雨中归来的祖先

而千万个幽灵从地下

长出一棵孤独的大树

为我们蔽荫，让我们尝到苦果

就在这出发之时

主人

被怠慢的客人走了

他留下灾难性的消息

和一只手套

为了再敲响我的门

我仍无法看清白昼的焰火

舞曲响起

那从磨房流出的月光

充满了梦的暗示

相信奇迹吧

奇迹就是那颗墙上的钉子

我的影子在试

钉子上摇晃的衣服

试我最后的运气

两次敲门之间

支撑睡眠的手垂下来

危险的楼梯

从夜色中显出轮廓

很多年

这是你，这是

被飞翔的阴影困扰的

你忽明忽暗

我不再走向你

寒冷也让我失望

很多年，冰山形成以前

鱼曾浮出水面

沉下去，很多年

我小心翼翼

穿过缓缓流动的夜晚

灯火在钢叉上闪烁

很多年，寂寞

这没有钟的房间

离去的人也会带上

钥匙，很多年

在浓雾中吹起口哨

青年诗人的肖像

那从袖口拽出的灵感

没完没了，你

日夜穿行在长长的句子和

胡同里，你

生下来就老了

尽管雄心照旧沿着

秃顶的边缘生长

摘下假牙，你

更象个孩子

一转身就把名字写在

公共厕所的墙上

由于发育不良，你

每天都要吞下几片激素

让嗓音温顺得

象隔壁那只叫春的猫

一连九个喷嚏都

落在纸上，你

不在乎重复

再者钱也未必干净

可人人都喜欢

救火车发疯似地呼啸

提醒你赞美

交过保险费的月亮

或者赞美没交保险费的

板斧，沉甸甸的

比起思想来更有分量

天冷得够呛，血

都黑了，夜晚

就象冻伤了的大脚指头

那样麻木，你

一瘸一拐地

出入路边的小树林

会会那帮戴桂冠的家伙们

每棵树

有每棵树的猫头鹰

碰上熟人真头疼

他们总喜欢提起过去

过去嘛，我和你

大伙都是烂鱼

回声

你走不出这峡谷

在送葬的行列

你不能单独放开棺木

与死亡媾和，让那秋天

继续留在家中

留在炉旁的洋铁罐里

结出不孕的蓓蕾

雪崩开始了--

回声找到你和人们之间

心理上的联系：幸存

下去，幸存到明天

而连接明天的

一线阳光，来自

隐藏在你胸中的钻石

罪恶和钻石

你走不出这峡谷，因为

被送葬的是你

峭壁上的窗户

黄蜂用危险的姿势催开花朵

信已发出，一年中的一天

受潮的火柴不再照亮我

狼群穿过那些变成了树的人们

雪堆骤然融化，表盘上

冬天的沉默断断续续

凿穿岩石的并不是纯净的水

炊烟被利斧砍断

笔直地停留在空中

阳光的虎皮条纹从墙上滑落

石头生长，梦没有方向

散落在草丛中的生命

向上寻找着语言，星星

迸裂，那发情的河

把无数生锈的弹片冲向城市

从阴沟里张出凶猛的灌木

在市场上，女人们抢购着春天

陌生人

你在博物馆

大理石地面上狠狠

摔了一交，鞋

在冰封的河上滑得很

远，我坐在船上

似乎晕了船

不停地拨着电话

却不知打给谁

下班铃声响了三遍

随着沉默的人流

你绝望地盯住了红灯

热带雨林中的落日

令人神往，我

把香蕉皮似的手套翻过来

抖落细沙和烟末

再刮掉寂寞的胡须

和肥皂沫一起

溅到模糊不清的

镜子上，你跨过水坑

看见那陌生的影子

背后是广告牌上的天空

一只玻璃的鸽子

落在地上，我

钻到床下寻找着

手被闪烁的星星划破

昏暗的电影院里

你含着糖块

为一个悲惨的故事

哭泣，我打开灯

靠在门上笑了

有那么多机会和你认识

看来我们并不是

陌生人，门柄

转动了一下

雨中纪事

醒来，临街的窗户

保存着玻璃

那完整而宁静的痛苦

雨中渐渐透明的

早晨，阅读着我的皱纹

书打开在桌上

瑟瑟作响，好象

火中发出的声音

好象折扇般的翅膀

华美地展开，在深渊上空

火焰与鸟同在

在这里，在我

和呈现劫数的晚霞之间

是一条漂满石头的河

人影骚动着

潜入深深的水中

而升起的泡沫

威胁着没有星星的

白昼

在大地上画果实的人

注定要忍受饥饿

栖身于朋友中的人

注定要孤独

树根裸露在生死之外

雨水冲刷的

是泥土，是草

是哀怨的声音

关于传统

野山羊站立在悬崖上

拱桥自建成之日

就已经衰老

在箭猪般丛生的年代里

谁又能看清地平线

日日夜夜，风铃

如纹身的男人那样

阴沉，听不到祖先的语言

长夜默默地进入石头

搬动石头的愿望是

山，在历史课本中起伏

八月的梦游者

海底的石钟敲响

敲响，掀起了波浪

敲响的是八月

八月的正午没有太阳

涨满乳汁的三角帆

高耸在漂浮的尸体上

高耸的是八月

八月的苹果滚下山冈

熄灭已久的灯塔

被水手们的目光照亮

照亮的是八月

八月的集市又临霜降

海底的石钟敲响

敲响，掀起了波浪

八月的梦游者

看见过夜里的太阳

这一步

塔影在草坪移动，指向你

或我，在不同的时刻

我们仅相隔一步

分手或重逢

这是个反复出现的

主题，恨仅相隔一步

天空摇荡，在恐惧的地基上

楼房把窗户开向四方

我们生活在其中

或其外，死亡仅相隔一步

孩子学会了和墙说话

这城市的历史被老人封存在

心里，衰老仅相隔一步

另一种传说

死去的英雄被人遗忘

他们寂寞，他们

在人海里穿行

他们的愤怒只能点燃

一支男人手中的烟

借助梯子

他们再也不能预言什么

风向标各行其是

当他们蜷缩在

各自空心的雕像的脚下

才知道绝望的容量

他们时常在夜间出没

突然被孤灯照亮

却难以辨认

如同紧贴在毛玻璃上的

脸

最终，他们溜进窄门

沾满灰尘

掌管那孤独的钥匙

无题

永远如此

火，是冬天的中心

当树林燃烧

只有那不肯围拢的石头

狂吠不已

挂在鹿角上的钟停了

生活是一次机会

仅仅一次

谁校对时间

谁就会突然老去

诱惑

那是一种诱惑

亘古不变

使多少水手丧生

石堤在阻挡

倾斜的陆地滑向海底

海豚越过了星群

又落下，白色沙滩

消失在溶溶的月光中

海水漫过石堤

漫过空荡荡的广场

水母搁浅在每根灯柱上

海水爬上石阶

砰然涌进了门窗

追逐着梦见海的人

地铁车站

那些水泥电线杆

原来是河道里漂浮的

一截截木头

你相信吗

鹰从来不飞到这里

尽管各式各样的兔皮帽子

暴露在大街上

你相信吗

只有山羊在夜深人静

成群地涌进城市

被霓虹灯染得花花绿绿

你相信吗

空白

贫困是一片空白

自由是一片空白

大理石雕像的眼睛里

胜利是一片空白

黑鸟从地平线涌来

显露了明天的点点寿斑

失望是一片空白

在朋友的杯底

背叛是一片空白

情人的照片上

厌恶是一片空白

那等待已久的信中

时间是一片空白

一群不祥的苍蝇落满

医院的天花板

历史是一片空白

是待续的家谱

故去的，才会得到确认

无题

对于世界

我永远是个陌生人

我不懂它的语言

它不懂我的沉默

我们交换的

只是一点轻蔑

如同相逢在镜子中

对于自己

我永远是个陌生人

我畏惧黑暗

却用身体挡住了

那唯一的灯

我的影子是我的情人

心是仇敌

孤儿

我们是两个孤儿

组成了家庭

会留下另一个孤儿

在那长长的

影子苍白的孤儿的行列中

所有喧嚣的花

都会结果

这个世界不得安宁

大地的羽翼纷纷脱落

孤儿们飞向天空

菩萨

流动着的衣褶

是你微微的气息

你挥舞千臂的手掌上

睁开一只只眼睛

抚摸那带电的沉寂

使万物重叠交错

如梦

忍受百年的饥渴

嵌在你额头的珍珠

代表大海无敌的威力

使一颗沙砾透明

如水

你没有性别

半裸的乳房隆起

仅仅是做母亲的欲望

哺育尘世的痛苦

使它们成长

诗艺

我所从属的那所巨大的房舍

只剩下桌子，周围

是无边的沼泽地

明月从不同角度照亮我

骨骼松脆的梦依然立在

远方，如尚未拆除的脚手架

还有白纸上泥泞的足印

那只喂养多年的狐狸

挥舞着火红的尾巴

赞美我，伤害我

当然，还有你，坐在我的对面

炫耀于你掌中的晴天的闪电

变成干柴，又化为灰烬

挽歌

寡妇用细碎的泪水供奉着

偶像，等待哺乳的

是那群刚出生的饿狼

它们从生死线上一个个逃离

山峰耸动着，也传递了我的嚎叫

我们一起围困农场

你来自炊烟缭绕的农场

野菊花环迎风飘散

走向我，挺起小小而结实的乳房

我们相逢在麦地

小麦在花岗岩上疯狂地生长

你就是那寡妇，失去的

是我，是一生美好的愿望

我们躺在一起，汗水涔涔

床漂流在早晨的河上

可疑之处

历史的浮光掠影

女人捉摸不定的笑容

是我们的财富

可疑的是大理石

细密的花纹

信号灯用三种颜色

代表季节的秩序

看守鸟笼的人

也看守自己的年龄

可疑的是小旅馆

红铁皮的屋顶

从长满青苔的舌头上

淌落语言的水银

沿立体交叉桥

向着四面八方奔腾

可疑的是楼房里

沉寂的钢琴

疯人院里的小树

一次次被捆绑

橱窗里的时装模特

用玻璃眼睛打量行人

可疑的是门下

赤裸的双脚

可疑的是我们的爱情

自昨天起

我无法深入那首乐曲

只能俯下身，盘旋在黑色的唱片上

盘旋在苍茫时刻

在被闪电固定的背景中

昨天在每一朵花中散发幽香

昨天打开一把把折椅

让每个人就座

那些病人等得太久了

他们眼中那冬日的海岸

漫长而又漫长

我只能深入冬日的海岸

或相反，深入腹地

掠飞满树的红叶

深入学校幽暗的走廊

面对各种飞禽标本

寓言

他活在他的寓言里

他不再是寓言的主人

这寓言已被转卖到

另一只肥胖的手中

他活在肥胖的手中

金丝雀是他的灵魂

他的喉咙在首饰店里

周围是玻璃的牢笼

他活在玻璃的牢笼中

在帽子与皮鞋之间

那四个季节的口袋

装满了十二张面孔

他活在十二张面孔中

他背叛的那条河流

却紧紧地追随着他

使人想起狗的眼睛

他活在狗的眼睛中

看到全世界的饿

和一个人的富足

他是他的寓言的主人

在黎明的铜镜中

在黎明的铜镜中

呈现的是黎明

猎鹰聚拢唯一的焦点

台风中心是宁静的

歌手如云的岸

只有冻成白玉的医院

低吟

在黎明的铜镜中

呈现的是黎明

水手从绝望的耐心里

体验到石头的幸福

天空的幸福

珍藏着一颗小小沙砾的

蚌壳的幸福

在黎明的铜镜中

呈现的是黎明

屋顶上的帆没有升起

木纹展开了大海的形态

我们隔着桌子相望

而最终要失去

我们之间这唯一的黎明

期待

没有长长的石阶通向

那最孤独的去处

没有不同时代的人

在同一打鞭子上行走

没有已被驯化的鹿

穿过梦的旷野

没有期待

只有一颗石化的种子

群山起伏的谎言

也不否认它的存在

而代表人类智慧

和凶猛的所有牙齿

都在耐心期待着

期待着花朵闪烁之后

那唯一的果实

它们等待了几千年

欲望的广场铺开了

无字的历史

一个盲人摸索着走来

我的手在白纸上移动

我是那盲人

触电

我曾和一个无形的人

握手，一声惨叫

我的手被烫伤

留下了烙印

当我和那些有形的人

握手，一声惨叫

它们的手被烫伤

留下了烙印

我不敢再和别人握手

总把手藏在背后

可当我祈祷

上苍，双手合十

一声惨叫

在我的内心深处

留下了烙印

语言

许多种语言

在这世界飞行

碰撞，产生了火星

有时是仇恨

有时是爱情

理性的大厦

正无声地陷落

竹篾般单薄的思想

编成的篮子

盛满盲目的毒蘑

那些岩画上的走兽

踏着花朵驰去

一棵蒲公英秘密地

生长在某个角落

风带走了它的种子

许多种语言

在这世界飞行

语言的产生

并不能增加或减轻

人类沉默的痛苦

单人房间

他出生时家具又高又大又庄严

如今很矮小很破旧

没有门窗，灯泡是唯一的光源

他满足于室内温度

却大声诅咒那看不见的坏天气

一个个仇恨的酒瓶排在墙角

瓶塞打开，不知和谁对饮

他拼命地往墙上钉钉子

让想象的瘸马跨越这些障碍

一只追赶臭虫的拖鞋践踏

天花板，留下理想带花纹的印迹

他渴望看到血

自己的血，霞光般飞溅

呼救信号

雨打黄昏

那些不明国籍的鲨鱼

搁浅，战时的消息

依旧是新闻

你带着量杯走向海

悲哀在海上

剧场，灯光转暗

你坐在那些

精工细雕的耳朵之间

坐在喧嚣的中心

于是你聋了

你听见了呼救信号

守灵之夜

小村庄和全村的瘦驴

被几棵枯树拴住

瘟疫之路纵横

奔向他乡

百年的尘埃遮蔽天空

守灵的僧人只面对

不曾发生的事情

飘移的雪堆

围拢恶狗的眼中之火

窗纸分散了月光的重量

门被悄悄地推开

百年的夜多么轻盈

守灵的僧人只面对

不曾发生的事情

挂锁叮当作响

木箱攒下黑色的时辰

老猫昏睡不醒

避邪的面具在墙上

百年的梦点亮油灯

守灵的僧人只面对

不曾发生的事情

蹲在村头的土地庙

青烟缭绕

碑文给石头以生命

以无痛的呻吟

百年的记忆布下蚁群

守灵的僧人只面对

不曾发生的事情

空间

孩子们围坐在

环行山谷上

不知道下面是什么

纪念碑

在一座城市的广场

黑雨

街道空荡荡

下水道通向另一座

城市

我们围坐在

熄灭的火炉旁

不知道上面是什么

别问我们的年龄

我们在无知的森林中

和草地的飞毯上接近过天空

当我们占据了某套公寓

如同占据了真理

误入城市之网的汽车

爬上水泥的绝壁

在电线捆缚的房子之间

夜携带着陌生的来信

楼梯松弛了

陷阱捕获的石狮

是我们共同的主人

别问我们的年龄

我们沉睡得象冷藏库里的鱼

假牙置于杯中

影子脱离了我们

被重新裁剪

从袖口长出的枯枝

绽开了一朵朵

血红的嘴唇

白日梦

1

在秋天的暴行之后

这十一月被冰霜麻醉

展平在墙上

影子重重叠叠

那是骨骼石化的过程

你没有如期归来

我喉咙里的果核

变成了温暖的石头

我，行迹可疑

新的季节的阅兵式

敲打我的窗户

住在钟里的人们

带着摆动的心脏奔走

我俯视时间

不必转身

一年的黑暗在杯中

2

音乐释放的蓝色灵魂

在烟蒂上飘摇

出入门窗的裂缝

一个准备切开的苹果

--那里没有核儿

没有生长敌意的种子

远离太阳的磁场

玻璃房子里生长的头发

如海藻，避开真实的

风暴，我们是

迷失在航空港里的儿童

总想大哭一场

在宽银幕般的骚动中

收集烟尘的鼻子

碰到一起

说个不停：这是我

是我

我，我们

3

喃喃梦呓的

书，排列在一起

在早晨三点钟

等待异端的火箭

时间并不忧郁

我们弃绝了山林湖泊

集中在一起

为什么我们在一起

一只铁皮乌鸦

在大理石的底座下

那永恒的事物的焊接处

不会断裂

人们从石棺里醒来

和我坐在一起

我们生前与时代的合影

挂在长桌尽头

4

你没有如期归来

而这正是离别的意义

一次爱的旅行

有时候就象抽烟那样

简单

地下室空守着你

内心的白银

水仙花在暗中灿然开放

你听凭所有的坏天气

发怒、哭喊

乞求你打开窗户

书页翻开

所有的文字四散

只留下一个数字

--我的座位号码

靠近窗户

本次列车的终点是你

5

向日葵的帽子不翼而飞

石头圆滑、可靠

保持着本质的完整

在没有人居住的地方

山也变得年轻

晚钟不必解释什么

巨蟒在蜕皮中进化

--绳索打结

把鱼群悬挂在高处

一潭死水召来无数闪电

虎豹的斑纹渐成蓝色

天空已被吞噬

历史静默

峭壁目送着河上

那自源头漂流而下的孩子

这人类的孩子

6

我需要广场

一片空旷的广场

放置一个碗，一把小匙

一只风筝孤单的影子

占据广场的人说

这不可能

笼中的鸟需要散步

梦游者需要贫血的阳光

道路撞击在一起

需要平等的对话

人的冲动压缩成

铀，存放在可靠的地方

在一家小店铺

一张纸币，一片剃刀

一包剧毒的杀虫剂

诞生了

7

我死的那年十岁

那抛向空中的球再也没

落到地上

你是唯一的目击者

十岁，我知道

然后我登上

那辆运载野牛的火车

被列入过期的提货单里

供人们阅读

今天早上

一只鸟穿透我打开的报纸

你的脸嵌在其中

一种持久的热情

仍在你的眼睛深处闪烁

我将永远处于

你所设计的阴影中

8

多少年

多少火种的逃亡者

使日月无光

白马展开了长长的绷带

木桩钉进了煤层

渗出殷红的血

毒蜘蛛弹拨它的琴弦

从天而降

开阔地，火球滚来滚去

多少年

多少河流干涸

露出那隐秘的部分

这是座空荡荡的博物馆

谁置身其中

谁就会自以为是展品

被无形的目光注视

如同一颗琥珀爆炸后

飞出的沉睡千年的小虫

9

终于有一天

谎言般无畏的人们

从巨型收音机里走出来

赞美着灾难

医生举起白色的床单

站在病树上疾呼：

是自由，没有免疫的自由

毒害了你们

存在的仅仅是声音

一些简单而细弱的声音

就象单性繁殖的生物一样

它们是古钟上铭文的

合法继承者

英雄、丑角、政治家

和脚踝纤细的女人

纷纷隐身于这声音之中

10

手在喘息

流苏是呻吟

雕花的窗棂互相交错

纸灯笼穿过游廊

在尽头熄灭

一支箭敲响了大门

牌位接连倒下

--连锁反应的恶梦

子孙们

是威严的石狮嘴里

腐烂的牙齿

当年锁住春光的庭院

只剩下一棵树

他们在酒后失态

围着树跳舞

疯狂是一种例外

11

别把你的情欲带入秋天

这残废者的秋天

打着响亮吻哨的秋天

一只女人干燥的手

掠过海面，却滴水未沾

推移礁石的晚霞

是你的情欲

焚烧我

我，心如枯井

对海洋的渴望使我远离海洋

走向我的开端--你

或你的尽头--我

我们终将迷失在大雾中

互相呼唤

在不同的地点

成为无用的路标

12

白色的长袍飘向那

不存在的地方

心如夏夜里抽搐的水泵

无端地发泄

黄昏的晚宴结束了

山峦散去

蜉蝣在水上写诗

地平线的颂歌时断时续

影子并非一个人的历史

戴上或摘下面具

花朵应运而生

谎言与悲哀不可分离

如果没有面具

所有钟表还有什么意义

当灵魂在岩石上显出原形

只有鸟会认出它们

13

他指银色的沼泽说

那里发生过战争

几棵冒烟的树在地平线飞奔

转入地下的士兵和马

闪着磷光，日夜

追随着将军的铠甲

而我们追随的是

思想的流弹中

那逃窜的自由的兽皮

昔日阵亡者的头颅

如残月升起

越过沙沙作响的灌木丛

以预言家的口吻说

你们并非幸存者

你们永无归宿

新的思想呼啸而过

击中时代的背影

一滴苍蝇的血让我震惊

14

我注定要坐在岸边

在一张白纸上

期待着老年斑似的词

出现，秩序与混乱

蜂房酿造着不同的情欲

九十九座红色的山峰

上涨，空气稀薄

地衣居心叵测地蔓延

渺小，有如尘世的

计谋，钢筋支撑着权力

石头也会晕眩

这毕竟是一种可怕的

高度，白纸背面

孩子的手在玩影子游戏

光源来自海底两条交尾的

电鳗

15

蹲伏在瓦罐的夜

溢出清凉的

水，那是我们爱的源泉

回忆如伤疤

我的一生在你的脚下

这流动的沙丘

凝聚在你的手上

成为一颗眩目的钻石

没有床，房间

小得使我们无法分离

四壁薄如棉纸

数不清的嘴巴画在墙上

低声轮唱

你没有如期归来

我们共同啜饮的杯子

砰然碎裂

16

矿山废弃已久

它的金属拉成细长的线

猫头鹰通体透明

胃和神经丛掠过夜空

古生物的联盟解体了

粘合化石的工作

仍在进行，生存

永远是一种集体冒险

生存永远是和春天

在进行战争

绿色的履带碾过

阴郁的文明

喷射那水银的喷泉

金属的头改变了地貌

安祥无梦

17

几个世纪过去了

一日尚未开始

冷空气触摸了我的手

螺旋楼梯般上升

黑与白，光线

在房瓦的音阶上转换

一棵枣树的安宁

男人的喉咙成熟了

动物园的困兽

被合进一本书

钢鞭飞舞

悸动着的斑斓色彩

隔着漫长的岁月

凄厉地叫喊

一张导游图把我引入

城中之城

星星狡黠而凶狠

象某一事件的核心

18

我总是沿着那条街的

孤独的意志漫步

喔，我的城市

在玻璃的坚冰上滑行

我的城市我的故事

我的水龙头我的积怨

我的鹦鹉我的

保持平衡的睡眠

罂粟花般芳香的少女

从超级市场飘过

带着折刀般表情的人们

共饮冬日的寒光

诗，就象阳台一样

无情地折磨着我

被烟尘粉刷的墙

总在意料之中

19

当你转身的时候

花岗岩崩裂成细细的流沙

你用陌生的语调

对空旷说话，不真实

如同你的笑容

深深植入昨天的苦根

是最黑暗处的闪电

击中了我们想象的巢穴

从流沙的瀑布中

我们听见了水晶撞击的音乐

一次小小的外科手术

我们挖掘燧石的雪地上

留下了麻雀的爪印

一辆冬天疯狂的马车

穿过夏日的火焰

我们安然无恙

四季的美景

印在你的衣服上

20

放牧是一种观点的陈述

热病使羊群膨胀

象一个个气球上升

卡在天蝎星座中

热风卷走了我的屋顶

在四壁之内

我静观无字的天空

文化是一种共生现象

包括羊的价值

狼的原则

钟罩里一无所有

在我们的视野里

只有一条干涸的河道

几缕笔直的烟

古代圣贤们

无限寂寞

垂钓着他们的鱼

21

诡秘的豆荚有五只眼睛

它们不愿看见白昼

只在黑暗里倾听

一种颜色是一个孩子

诞生时的啼哭

宴会上桌布洁白

杯中有死亡的味道

--悼词挥发的沉闷气息

传统是一张航空照片

山河缩小成桦木的纹理

总是人，俯首听命于

说教、仿效、争斗

和他们的尊严

寻找激情的旅行者

穿过候鸟荒凉的栖息地

石膏像打开窗户

艺术家从背后

用工具狠狠地敲碎它们

22

弱音器弄哑了的小号

忽然响亮地哭喊

那伟大悲剧的导演

正悄悄地死去

两只装着滑轮的狮子

仍在固定的轨道上

东奔西撞

曙光瘫痪在大街上

很多地址和名字和心事

在邮筒在夜里避雨

货车场上的鸭子喧哗

窗户打着哈欠

一个来苏水味的早晨

值班医生正填写着死亡报告

悲剧的伟大意义呵

日常生活的琐碎细节

23

在昼与夜之间出现了裂缝

语言突然变得陈旧

象第一场雪

那些用黑布蒙面的证人

紧紧包围了你

你把一根根松枝插在地上

默默点燃它们

那是一种祭奠的仪式

从死亡的山冈上

我居高临下

你是谁

要和我交换什么

白鹤展开一张飘动的纸

上面写着你的回答

而我一无所知

你没有如期归来

钟声

钟声深入秋天的腹地

裙子纷纷落在树上

取悦着天空

我看见苹果腐烂的过程

带暴力倾向的孩子们

象黑烟一样升起

房瓦潮湿

十里风暴有了不倦的主人

晚景

充了电的大海

船队满载着持灯的使者

逼近黑暗的细节

瞬间的刀锋

削掉一棵棵柏树上的火焰

枝干弯向更暗的一边

改变了夜的方向

山崖上的石屋

门窗开向四面八方

那些远道而来的灵魂

聚在光洁的瓷盘上

一只高脚蚊子站在中间

重建星空

一只鸟保持着

流线型的原始动力

在玻璃罩内

痛苦的是观赏者

在两扇开启着的门的

对立之中

风掀起夜的一角

老式台灯下

我想到重建星空的可能

无题

我看不见

清澈的水池里的金鱼

隐秘的生活

我穿越镜子的努力

没有成功

一匹马在古老的房顶

突然被勒住缰绳

我转过街角

乡村大道上的尘土

遮蔽天空

在路上

七月，废弃的采石场

倾斜的风和五十只纸鹞掠过

向海跪下的人们

放弃了千年的战争

我调整时差

于是我穿过我的一生

欢呼自由

金沙的声音来自水中

腹中躁动的婴儿口含烟草

母亲的头被浓雾裹挟

我调整时差

于是我穿过我的一生

这座城市正在迁移

大大小小的旅馆排在铁轨上

游客们的草帽转动

有人向他们射击

我调整时差

于是我穿过我的一生

蜜蜂成群结队

追逐着流浪者飘移的花园

歌手与盲人

用双重光辉激荡夜空

我调整时差

于是我穿过我的一生

覆盖死亡的地图上

终点是一滴血

清醒的石头在我的脚下

被我遗忘

布拉格

一群乡下蛾子在攻打城市

街灯，幽灵的脸

细长的腿支撑着夜空

有了悠灵，有了历史

地图上未标明的地下矿脉

是布拉格粗大的神经

梦在逃学，梦

是坐在云端的严厉的父亲

有了父亲，有了继承权

一只耗子在皇宫的走廊漫步

影子的侍从前簇后拥

从世纪大门出发的轻便马车

途中变成了坦克

真理在选择它的敌人

有了真理，有了遗忘

醉汉如雄性蕊在风中摇晃

抖落了尘土的咒语

越过伏儿塔瓦河上时间的

桥，进入耀眼的白天

古老的雕像们充满敌意

有了敌意，有了荣耀

小贩神秘地摊开一块丝绒

请卖珍珠聚集的好天气

过节

毒蛇炫耀口中的钉子

大地有著毒蛇

吞吃鸟蛋的寂静

所有钟表

停止在无梦的时刻

丰收聚敛着

田野死后的笑容

从水银的镜子

影像成双的人们

乘家庭的轮子

去集市

一位本地英雄

在废弃的停车场上

唱歌

玻璃晴朗

桔子辉煌

无题

他睁开第三只眼睛

那颗头上的星辰

来自东西方相向的暖流

构成了拱门

高速公路穿过落日

两座山峰骑垮了骆驼

骨架被压进深深的

煤层

他坐在水下狭小的舱房里

压舱石般镇定

周围的鱼群光芒四射

自由那黄金的棺盖

高悬在监狱上方

在巨石后面排队的人们

等待着进入帝王的

记忆

词的流亡开始了

早晨的故事

一个词消灭了另一个词

一本书下令

烧掉了另一本书

语言的暴力建立的早晨

改变了早晨

人们的咳嗽声

蛆虫向果核进攻

果核来自迟钝的山谷

从迟钝的人群中

政府找到了它的发言人

猫与鼠

有相似的表情

空中之路

带枪的守林人查看

柏油的湖上

隆隆滚过的太阳

他听见灾难的声音

大火那纵情的声音

仅仅一瞬间

仅仅一瞬间

金色的琉璃瓦房檐

在黑暗中翘起

象船头闯进我的窗户

古老的文明

常使我的胃疼痛

仅仅一瞬间

青草酿造的牛奶沉寂

玻璃杯上

远处的灯光闪烁

这些环绕着死亡的

未来的嘴唇

有月亮的颜色

仅仅一瞬间

带着遗传秘密的男孩

奔跑中转过身来

从黎明的方向

用玻璃手枪朝我射击

弹道五光十色

仅仅一瞬间

气候习惯了我的呼吸

小雪，风力二级

松鸡在白色恐怖中飞奔

蚯蚓们在地下交谈

冬天里的情人

有着简单的语言

仅仅一瞬间

一把北京的钥匙

打开了北欧之夜的门

两根香蕉一只橙子

恢复了颜色

占领

夜繁殖的一群蜗牛

闪闪发亮，逼近

人类的郊区

悬崖之间的标语写着

未来属于你们

失眠已久的礁石

和水流暗合

导游的声音空旷

这是敌人呆过的地方

少年跛脚而来

又跛脚奔向把守隘口的

方形的月亮

磨刀

我借清晨的微光磨刀

发现刀背越来越薄

刀锋仍就很钝

太阳一闪

大街上的人群

是巨大的橱窗里的树林

寂静轰鸣

我看见唱头正沿着

一棵树椿的年轮

滑向中心

此刻

那伟大的进军

那一个精巧的齿轮

制止

从梦中领取火药的人

也领取伤口上的盐

和诸神的声音

余下的仅是永别

永别的雪

在夜空闪烁

纪念日

一个纪念日

痛饮往昔的风暴

和我们一起下沉

风在钥匙里成了形

那是死者的记忆

夜的知识

乡音

我对着镜子说中文

一个公园有自己的冬天

我放上音乐

冬天没有苍蝇

我悠闲地煮着咖啡

苍蝇不懂得什么是祖国

我加了点儿糖

祖国是一种乡音

我在电话线的另一端

听见了我的恐惧

于是我们迷上了深渊

黑盒

是谁在等待

一次预约的日出

我关上门

诗的内部一片昏暗

在桌子中央

胡椒皇帝愤怒

一支乐曲记住我

并卸下了它的负担

钟表零件散落

在皇室的地平线上

事件与事件相连]

穿过隧道

巴赫音乐会

一颗罂粟籽挣脱了

鸟儿拨动风向的舌头

千匹红布从天垂落

人们迷失在

鲜艳的死亡中

巢穴空空

这是泄露天机的时刻

大教堂从波涛中升起

海下的山峰

带来史前的寂寞

左手变成玻璃

右手变成铁

我笨拙地鼓着掌

像一只登陆的企鹅

画——给田田五岁生日

穿无袖连衣裙的早晨到来

大地四处滚动着苹果

我的女儿在画画

五岁的天空是多么辽阔

你的名字是两扇窗户

一扇开向没有指针的太阳

一扇开向你的父亲

他变成了逃亡的刺

带上几个费解的字

一只最红的苹果

离开了你的画

五岁的天空是多么辽阔

夜归

经历了空袭警报的音乐

我把影子挂在衣架上

摘下那只用于

逃命的狗的眼睛

卸掉假牙，这最后的词语

合上老谋深算的怀表

那颗设防的心

一个个小时掉进水里

像深水炸弹在我的梦中

爆炸

听见了我的恐惧

写作

始于河流而止于源泉

钻石雨

正在无情地剖开

这玻璃的世界

打开水闸，打开

刺在男人手臂上的

女人的嘴巴

打开那本书

词已磨损，废墟

有着帝国的完整

四月

四月的风格不变：

鲜花加冰霜加抒情的翅膀

海浪上泡沫的眼睛

看见一把剪刀

藏在那风暴的口袋中

我双脚冰冷，在田野

那阳光鞣制的虎皮前止步

而头在夏天的闪电之间冥想

两只在冬天聋了的耳朵

向四周张望--

星星，那些小小的拳头

集结着浩大的游行

岁末

从一年的开始到终结

我走了多年

让岁月弯成了弓

到处是退休者的鞋

私人的尘土

公共的垃圾

这是并不重要的一年

铁锤闲着，而我

向以后的日子借光

瞥见一把白金尺

在铁砧上

缺席

大风统帅着敌对的旗帜

一声金星喊遍四方

爱与憎咬住了同一个苹果

梯子上的年龄

民族复兴的梦想

英雄高举手臂占据夜空

小丑倒立在镜中的沥青上

我关上假释之门

抗拒那些未来的证人

这是我独享尊严的时刻

冒险的火焰

陌生的灰烬

午夜歌手

一首歌

是房顶上奔跑的贼

偷走了六种颜色

并把红色指针

指向四点钟的天堂

四点钟爆炸

在公鸡脑袋里

有四点钟的疯狂

一首歌

是棵保持敌意的树

在边界另一边

它放出诺言

那群吞吃明天的狼

一首歌

是背熟身体的镜子

是记忆之王

是蜡制的舌头们

议论的火光

是神话喂养的花草

是蒸汽火车头闯进教室

一首歌

是一个歌手的死亡

他的死亡之夜

被压成黑色唱片

反复歌唱

多事之秋

深深陷入黑暗的蜡烛

在知识的页岩中寻找标本

鱼贯的文字交尾后

和文明一起沉睡到天明

惯性的轮子，禁欲的雪人

大地棋盘上的残局

已搁置了多年

一个逃避规则的男孩

越过界河去送信

那是诗，或死亡的邀请

以外

瓶中的风暴率领着大海前进

码头以外，漂浮的不眠之夜上

拥抱的情人接上权力的链条

画框以外，带古典笑容的石膏像

以一日之内的阴影说话

信仰以外，骏马追上了死亡

月亮不停地在黑色事件上盖章

故事以外，一棵塑料树迎风招展

阴郁的粮食是我们生存的借口

致T.Transtromer

你把一首诗的最后一句

锁在心里--那是你的重心

随教堂的钟声摆动的重心

和无头的天使跳舞时

你保持住了平衡

你的大钢琴立在悬崖上

听众们紧紧抓住它

惊雷轰鸣，琴键疾飞

你回味着夜的列车

怎样追上了未来的黑暗

从蓝房子的车站出发

你冒雨去查看蘑菇

日与月，森林里的信号灯：

七岁的彩虹后面

挤满带着汽车面具的人

走廊

那些啤酒瓶盖

那流动的大街输送到哪儿

那年我逃学，在电影院

在银幕无尽的走廊里

我突然被放大

那一刻是一把轮椅

其余的日子推着我远行--

全世界自由的代理人

把我输入巨型电脑：

一个潜入字典的外来者

一名持不同政见者

或一种与世界的距离

走廊尽头，某些字眼冒烟

被偷走玻璃的窗户

面对的是官僚的冬天

午后随笔

女侍沉甸甸的乳房

草梅冰淇淋

遮阳伞礼貌地照顾我

太阳照顾一只潮虫

醉汉们吹响了空酒瓶

我和烟卷一起走神

警笛，收缩着地平线

限制了我的时间

水龙头干吼的四合院

升起了无为的秋天

苹果与顽石

大海的祈祷仪式

一个坏天气俯下了身

顽石空守五月

抵抗着绿色传染病

四季轮流砍划着大树

群星在辨认道路

醉汉以他的平衡术

从时间中突围

一颗子弹穿过苹果

生活已被借用

东方旅行者

早饭包括面包果酱奶油

和茶。我看窗外肥胖的鸽子

周围的客人动作迟缓

水族馆

我沿着气泡攀登

四匹花斑小马的精彩表演

它们期待的是燕麦

细细咀嚼时间的快乐

我沿着雷鸣的掌声攀登

推土机过后的夏天

我和一个陌生人交换眼色

死神是偷拍的大师

他借助某双眼睛

选取某个角度

我沿着陌生人的志向攀登

那自行车赛手表情变形

他无法停下来，退出激流

像弹钢琴的某个手指

我沿着旋律攀登

某人在等火车时入睡

他开始了终点以后的旅行

电话录音机回答：

请在信号响声后留话

无题

苍鹰的影子掠过

麦田战栗

我成为秋天的解释者

回到大路上

戴上帽子集中思想

如果天空不死

忧郁

我乘电梯从地下停车场

升到海平线的位置

冥想继续上升，越过蓝色

像医生一样不可阻挡

他们，在决定我的一生：

通向成功的道路

男孩子的叫喊与季节无关

他在成长，他知道

怎样在梦里伤害别人

夜巡

他们的天空，我的睡眠

黑暗中的演讲者

在冬天转车

在冬天转车

养蜂人远离他的花朵

另一个季节在停电

小小的祭品呵

不同的声部的烛火

老去已不可能，老去的

半路，老虎回头--

在天涯

群山之间的爱情

永恒，正如万物的耐心

简化人的声音

一声凄厉的叫喊

从远古至今

休息吧，疲惫的旅行者

受伤的耳朵

暴露了你的尊严

一声凄厉的叫喊

毒药

烟草屏住呼吸

流亡者的窗户对准

大海深处放飞的翅膀

冬日的音乐驶来

像褪色的旗帜

是昨天的风，是爱情

悔恨如大雪般降落

当一块石头裸露出结局

我以此刻痛哭余生

再给我一个名字

我伪装成不幸

遮挡母语的太阳

醒悟

成群的乌鸦再次出现

冲向行军的树林

我在冬天的斜坡上醒来

梦向下滑行

有时阳光仍保持

两只狗见面时的激动

那交响乐是一所医院

整理着尘世的混乱

老人突然撒手

一生织好的布匹

水涌上枝头

金属的玫瑰永不凋零

告别之词

转身向幸福

哦，陌生的立场

迁徙的时刻

谁能记住火焰的姿态

像变质的痛苦

笑，先于怜悯之情

清晨授权让我

公开此刻

谁能关上深渊之门

睡眠的定时器

让生者入睡

唤醒死者

风景

乌云覆盖着功名

灯光在冷漠之夜上

刻花，从石头里

日子诞生

堆积成住所

你潜藏于喜悦

逼问秋天

使果实落满草地

我无法拒绝你

像一个谎言

蛀虫是个微雕大师

改变内部的风景

新世纪

倾心于荣耀，大地转暗

我们读混凝土之书的

灯光，读真理

金子的炸弹爆炸

我们情愿成为受害者

把伤口展示给别人

考古学家会发现

底片上的时代幽灵

一个孩子抓住它，说不

是历史妨碍我们飞行

是鸟妨碍我们走路

是腿妨碍我们做梦

是我们诞生了我们

是诞生

天问

今夜雨零乱

清风翻书

字典旁敲侧击

逼我就范

从小背古诗

不得要领

阐释的深渊旁

我被罚站

月朗星稀

老师的手从中

指点迷津

影子戏仿人生

有人在教育

的斜坡上滑雪

他们的故事

滑出国界

词滑出了书

白纸是遗忘症

我洗净双手

撕碎它，雨停

忠诚

别开灯

黑暗之门引来圣者

我的手熟知途径

像一把旧钥匙

在心的位置

打开你的命运

三月在门外飘动

几根竹子摇晃

有人从地下潜泳

暴风雪已过

蝴蝶重新集结

我信仰般追随你

你追随死亡

折叠方法

战争之鱼

跃过牧师的天空

女高音隐退

我回到原处

虚妄之沙

扑向玻璃窗

那乌云的面具

石头回到原处

幸运之梦

长成参天大树

像墨汁渗入地图

意义回到原处

欺世之虹

是伟人的自传

他一步跨向童年

遭遇

他们煮熟了种子

绕过历史，避开战乱

深入夜的矿层

成为人民

在洞穴的岩画上

我触摸到他们

挖掘的手指

欲望的耻骨

回溯源头的努力

仅在最后一步

他们留在石壁中

拒我在外

我走出洞穴

汇入前进的人流

无题

在母语的防线上

奇异的乡愁

垂死的玫瑰

玫瑰用茎管饮水

如果不是水

至少是黎明

最终露出午夜

疯狂的歌声

披头散发

夏季指南

如隐身的匠人敲打金箔

大海骤然生辉--

船只四出追逐夜色

带着灯，那天使们的水晶

鸥群进行着神秘的运算

结果永远是那受伤的一只

风吹起它耷拉的羽毛

夸大了这一垂死的事实

峭壁像手风琴般展开

回声，使做爱的人们疯狂

岸上唯一的古堡

和海中的映像保持对称

一副肖像

为信念所伤，他来自八月

那危险的母爱

被一面镜子夺去

他侧身于犀牛于政治之间

像裂缝隔开时代

哦同谋者，我此刻

只是一个普通的游客

在博物馆大厅的棋盘上

和别人交叉走动

激情不会过时

但访问必须秘密进行

我突然感到那琴弦的疼痛

你调音，为我奏一曲

在众兽涌入历史之前

关于永恒

从群星租来的光芒下

长跑者穿过死城

和羊谈心

我们共同分享美酒

和桌下的罪行

雾被引入夜歌

炉火如伟大的谣言

迎向风

如果死是爱的理由

我们爱不贞之情

爱失败的人

那查看时间的眼睛

另一个

这棋艺平凡的天空

看海水变色

楼梯深入镜子

盲人学校里的手指

触摸鸟的消亡

这闲置冬天的桌子

看灯火明灭

记忆几度回首

自由射手们在他乡

听历史的风声

某些人已经匿名

或被我们阻拦在

地平线以下

而另一个在我们之间

突然嚎啕大哭

创造

世世代代的创造令我不安

例如夜在法律上奔走

总有一种原因

一只狗向着雾狂吠

船在短波中航行

被我忘记了的灯塔

如同拔掉的牙不再疼痛

翻飞的书搅乱了风景

太阳因得救而生起

那些人孤独得跺着脚排队

一阵声为他们押韵

除此以外还剩下什么

霞光在玻璃上大笑

电梯下降，却没有地狱

一个被国家辞退的人

穿过昏热的午睡

来到海滩，潜入海底

无题

在父亲平坦的想象中

孩子们固执的叫喊

终于撞上了高山

不要惊慌

我沿着某些树的想法

从口吃转向歌唱

来自远方的悲伤

是一种权力

我用它锯桌子

有人为爱情出发

而一座宫殿追随风暴

驶过很多王朝

带家具的生活

以外，跳蚤擂动大鼓

道士们练习升天

青春深入小巷

为夜的逻辑而哭

我得到休息

这一天

风熟知爱情

夏日闪烁着皇家的颜色

钓鱼人孤独地测量

大地的伤口

敲响的钟在膨胀

午后的漫步者

请加入这岁月的含义

有人俯向钢琴

有人扛着梯子走过

睡意被推迟了几分钟

仅仅几分钟

太阳在研究阴影

我从明镜饮水

看见心目中的敌人

男高音的歌声

像油轮激怒大海

我凌晨三时打开罐头

让那些鱼大放光明

二月

夜正趋于完美

我在语言中漂流

死亡的乐器

充满了冰

谁在日子的裂缝上

歌唱，水变苦

火焰失血

山猫般奔向星星

必有一种形式

才能做梦

在早晨的寒冷中

一只觉醒的鸟

更接近真理

而我和我的诗

一起下沉

书中的二月

某些动作与阴影

我们

失魂落魄

提着灯笼追赶春天

伤疤发亮，杯子转动

光线被创造

看那迷人的时刻：

盗贼潜入邮局

信发出叫喊

钉子啊钉子

这歌词不可更改

木柴紧紧搂在一起

寻找听众

寻找冬天的心

河流尽头

船夫等待着茫茫暮色

必有人重写爱情

出场

语病盛开的童年

我们不多说

闲逛人生

看栅栏后的大海

我们搭乘过的季节

跃入其中

音乐冷酷无比

而婚姻错落有致

一个厌世者

走向确切的地址

如烟消散

无尽的悲哀之浪

催孩子们起床

阳光聚散

我们不多说

在歧路

从前的日子痛斥

此刻的花朵

那使青春骄傲的夜

抱着石头滚动

击碎梦中的玻璃

我为何在此逗留？

中年的书信传播着

浩大的哀怨

从不惑之鞋倒出

沙子，或计谋

没有任何准备

在某次会议的陈述中

我走得更远

沿着一个虚词的拐弯

和鬼魂们一起

在歧路迎接日落

明镜

夜半饮酒时

真理的火焰发疯

回首处

谁没有家

窗户为何高悬

你倦于死

道路倦于生

在那火红的年代

有人昼伏夜行

与民族对弈

并不止于此

挖掘你睡眠的入

变成蓝色

早晨倦于你

明镜倦于词语

想想爱情

你有如壮士

惊天动地之处

你对自己说

太冷

早晨

那些鱼内脏如灯

又亮了一次

醒来，口中含盐

好似初尝喜悦

我出去散步

房子学会倾听

一些树转身

某人成了英雄

必须用手势问候

鸟和打鸟的人

背景

必须修改背景

你才能重还故乡

时间撼动了某些字

起飞，又落下

没透露任何消息

一连串的失败是捷径

穿过大雪中寂静的看台

逼向老年的大钟

而一个家庭宴会的高潮

和酒精的含量有关

离你最近的女人

总是带着历史的愁容

注视着积雪、空行

田鼠们所坚信的黑暗

领域

今夜始于何处

客人们在墙上干杯

妙语与灯周旋

谁苦心练习

演奏自己的一生

那秃顶钢琴家

家里准有一轮太阳

模仿沉默

我的手爬过桌子

有人把狗赶进历史

再挖掘出来

它们把住大门

一对老人转身飞走

回头时目光凶狠

二月招来乡下木匠

重新支撑天空

道路以外的春天

让人忙于眺望

据我所知

前往故事中的人们

搬开了一座大山

他才诞生

我从事故出发

刚抵达另一个国家

颠倒字母

使每餐必有意义

踮脚构着时间的刻度

战争对他还太远

父亲又太近

他低头通过考试

踏上那无边的甲板

隔墙有耳

但我要跟上他的速度

写作！

他用红色油漆道路

让凤凰们降落

展示垂死的动作

那些含义不明的路标

环绕着冬天

连音乐都在下雪

我小心翼翼

每个字下都是深渊

当一棵大树

平息着八面来风

他的花园

因妄想而荒芜

我漫不经心地翻看

他的不良记录

只能坚信过去的花朵

他伪造了我的签名

而长大成人

并和我互换大衣

以潜入我的夜

搜寻着引爆故事的

导火索

重影

谁在月下敲门

看石头开花

琴师在回廊游荡

令人怦然心动

不知朝夕

流水和金鱼

拨动时光方向

向日葵受伤

指点路径

盲人们站在

不可理解之光上

抓住愤怒

刺客与月光

一起走向他乡

守夜

月光小于睡眠

河水穿过我们的房间

家具在哪儿靠岸

不仅是编年史

也包括非法的气候中

公认的一面

使我们接近雨林

哦哭泣的防线

玻璃镇纸读出

文字叙述中的伤口

多少黑山挡住了

一九九四年

在无名小调的尽头

花握紧拳头叫喊

无题

人们赶路，到达

转世，隐入鸟之梦

太阳从麦田逃走

又随乞丐返回

谁与天比高

那早夭的歌手

在气象图里飞翔

掌灯冲进风雪

我买了份报纸

从日子找回零钱

在夜的入口处

摇身一变

被颂扬之鱼

穿过众人的泪水

喂，上游的健康人

到明天有多远

夜

充满细节的排浪

我们以外之光

正是想像来自伤口

月亮卫士穿行

为每颗心上发条

我们笑了

在水中摘下胡子

从三个方向记住风

自一只蝉的高度

看寡妇的世界

夜比所有的厄运

更雄辩

夜在我们脚下

这遮蔽诗的灯罩

已经破碎

紫色

明亮的下午

号角阵阵

满树的柿子晃动

如知识在脑中

我开门等夜

在大师的时间里

读书，下棋

有人从王位上

扔出石头

没有击中我

船夫幽灵般划过

波光创造了你

并为你纹身

我们手指交叉

一颗星星煞住车

照亮我们

无题

几度诗中回首

夜鸟齐鸣

你向歌声逝去之处

释放着烟雾

打伞进入明天

你，漫游者

从你的尽头再向前

什么能代替喜悦

世纪的狐狸们

在鸿沟之间跳跃

你看见那座辉煌的桥

怎样消失在天边

一个早晨触及

核桃隐秘的思想

水的激情之上

是云初醒时的孤独

旧地

死亡总是从反面

观察一幅画

此刻我从窗口

看见我年轻时的落日

旧地重游

我急于说出真相

可在天黑前

又能说出什么

饮过词语之杯

更让人干渴

与河水一起援引大地

我在空山倾听

吹笛人内心的呜咽

税收的天使们

从画的反面归来

从那些镀金的头颅

一直清点到落日

局外人

一代人如帷幕落下

下一代人在鼓掌

置身于暗处的人

你经历的时间

正得到重视

摸索，于是有光

让一半生命空出来

充满鹤鸣

有人在病中游泳

当秋风察看

幼兽小小的脾气

道路加入睡眠

在打败你的光线中

你坚守无名栅栏

无题

--给Martin Mooij

集邮者们窥视生活

欢乐一闪而过

夜傲慢地跪下

托起世代的灯火

风转向，鸟发狂

歌声摇落多少苹果

不倦的情人白了头

我俯身看命运

泉水安慰我

在这无用的时刻

下一棵树

风从哪儿来

我们数着罂粟籽中的

日日夜夜

大雪散布着

某一气流的谎言

邮筒醒来

信已改变含义

道路通向历史以外

我们牵回往事

栓在下一棵树上

来吧，野蛮人

请加入这一传说

这预定的时刻开花

谦卑的火焰

变成他乡之虎

我们游遍四方

总是从下一棵树出发

返回，为了命名

那路上的忧伤

为了

不眠之灯引导着你

从隐藏的棋艺中

找到对手

歌声兜售它的影子

你从某个结论

走向开放的黎明

为什么那最初的光线

让你如此不安？

一棵被种进伤口的

种子拒绝作证：

你因期待而告别

因爱而受苦

激情，正如轮子

因闲置而完美

新年

怀抱花朵的孩子走向新年

为黑暗纹身的指挥啊

在倾听那最短促的停顿

快把狮子关进音乐的牢宠

快让石头佯装成隐士

在平行之间移动

谁是客人？当所有的日子

倾巢而出在路上飞行

失败之书博大精深

每一刻都是捷径

我得以穿过东方的意义

回家，关上死亡之门

边境

风暴转向北方的未来

病人们的根在地下怒吼

太阳的螺旋桨

驱赶蜜蜂变成光芒

链条上的使者们

在那些招风耳里播种

被记住的河流

不再终结

被偷去了的声音

已成为边境

边境上没有希望

一本书

存下一个翅膀

还有语言的坚冰中

赎罪的兄弟

你为此而斗争

借来方向

一条鱼的生活

充满了漏洞

流水的漏洞啊泡沫

那是我的言说

借来方向

醉汉穿过他的重重回声

而心是看家狗

永远朝向抒情的中心

行进中的音乐

被一次事故所粉碎

天空覆盖我们

感情生活的另一面

借来方向

候鸟挣脱了我的睡眠

闪电落入众人之体

言者无罪

无题

醒来是自由

那星辰之间的矛盾

门在抵抗岁月

丝绸卷走了叫喊

我是被你否认的身份

从心理关掉的灯

这脆弱的时刻

敌对的岸

风折叠所有的消息

记忆变成了主人

哦陈酒

因表达而变色

煤会遇见必然的矿灯

火不能为火作证

冬之旅

谁在虚无上打字

太多的故事

是十二块石头

击中表盘

是十二只天鹅

飞离冬天

而夜里的石头

描述着光线

盲目的钟

为缺席者呼喊

进入房间

你看见那个丑角

在进入冬天时

留下的火焰

否认

蒙面的纪念日

是一盏灯笼

收割从夜间开始

到永恒

从死者的眼里

采摘棉花

冬天索回记忆

纺出十年长的风

日子成为路标

风叩响重音之门

果园没有历史

梦里没有医生

逃离纪念日

我呼吸并否认

六月

风在耳边说，六月

六月是张黑名单

我提前离席

请注意告别方式

那些词的叹息

请注意那些诠释：

无边的塑料花

在死亡左岸

水泥广场

从写作中延伸

到此刻

我从写作中逃跑

当黎明被锻造

旗帜盖住大海

而忠实于大海的

低音喇叭说，六月

无题

那淬火的斧子惊醒罢工的大海

许多把钥匙插进同一夜里

哦灯光

裸露于大地的时间多么沉静

如同分开洪水的房顶

在鸟类命运中变化的气候

被辨别月亮指纹的风所确认

投石问路，十倍于现实的书

挡住了召唤证人的叫喊

所有的疑问都指向爱

当死去的朋友浮现出笑容

错误

独奏的萨克斯管

醉得像发疯的梭子

用光线织成天空

雨织成雪

在饥饿边缘

死水长出骨头

四处游动

当逻辑结成链条

古老的意志

铸成大钟

理发师剪去

我那多余的岁月

我看起来远行

穿过镜子

在另一个时代

我慢慢生

在我周围

有人交易有人演讲

没有声音

日子与道路

阴影如船歌

来自古老的绿色

太阳从左边照亮

那教堂的手势

另起一段，像

拉开无梦的抽屉

反对沉默反对裂缝

当朋友的沉默

卡在尴尬的裂缝

我们寻找我们射击

那流血的目标

奔走的伤口

交通信号灯指出

日子与道路的分歧

这隐喻如染缸

浸透我们的衣裳

开始的声音

结束的颜色

送报

谁相信面具的哭泣

谁相信哭泣的国家

国家失去记忆

记忆成为早晨

送报的孩子从早晨出发

凄厉的小号响遍全城

是你的不幸还是我的不幸

神经脆弱的蔬菜啊

农民们把手栽进地里

盼望抓住金条的好年景

政客在自己舌头上

撒着胡椒粉

而桦树林正在讨论

是捐躯于艺术还是门

这个公共的早晨

被送报的孩子所创造

一场革命掠过街头

他睡了

阳台

钟声是一种欲望

会导致错误的风向

有人沿着街道的

吩咐回家

走向他的苹果

说书人和故事一起

迁移，没再回来

数数鸟窝

我们常用数字

记住那赤脚的歌声

年代就这样

爬上我们的黄昏

刚好到陈酒斟在

杯子里的高度

回忆忙于挑选客人

看谁先到达

古堡

那些玫瑰令人羞惭

像这家族的真理

让你久久逗留

喷泉追溯到生殖

黑暗的第一线光明

死水吞吃浮雕上

骄傲的火焰

松裹的迷宫是语法

你找到出路才会说话

沿着一级级台阶

深入这语言的内部

明门暗道通向

巨型回声般的大厅

你高喊，没有回声

在环绕你的肖像中

最后一代女主人

移开她老年的面具

在情欲之杯饮水

她目送一只猫

走出那生命的界限

零度，琴声荡漾

他的时刻表

不再到达的明天

一九一六年。战争箭头

指往所有方向

她铺上雪白的桌布

召唤饥饿的艺术

当最彸的烛火

陈述着世纪的风暴

她死于饥饿

井，大地的独眼

你触摸烛台

那双冰冷的手

握住火焰

她喂食养过的鸽子

在家族的沉默作窝

听到明天的叹息

大门砰然关闭

艺术已死去

玫瑰刚刚开放

阅读

品尝多余的泪水

你的星宿啊

照耀着迷人的一天

一双手是诞生中

最抒情的部分

一个变化者的字

在舞蹈中

寻找它的根

看夏天的文木

那饮茶人的月亮

正是废墟上

乌鸦弟子们的

黄金时间

所有跪下的含义

损坏了指甲

所有生长的烟

加入了人的诺言

品尝多余的大海

背叛的盐

安魂曲 给珊珊

那一年的浪头

淹没了镜中之沙

迷途即离别

而在离别的意义上

所有语言的瞬间

如日影西斜

生命只是个诺言

别为它悲伤

花园毁灭以前

我们有过太多时间

争辩飞鸟的含义

敲开午夜之门

孤独象火柴被擦亮

当童年的坑道

导向可疑的矿层

迷途即离别

而诗在纠正生活

纠正诗的回声

工作

与它的影子竟赛

鸟变成了回声

并非偶然，你

在风暴中选择职业

是飞艇里的词

古老的记忆中的

刺

开窗的母亲

像旧书里的主人公

展开秋天的折扇

如此耀眼

你这不肖之子

用白云擦洗玻璃

擦洗玻璃中的自己

休息

你终于到达

云朵停靠的星期天

休息，正如慌言

必须小心有人窥看

它在键盘上弹奏

白昼与黑夜

弹奏明天

那幸福的链条

死者挣脱的影子

锁住天空

旅行

那影子在饮水

那笑声模仿

撑开黎明的光线的

崩溃方式

带着书去旅行

书因旅行获得年龄

因旅行而匿名

那深入布景的马

回首

你刚好到达

那人出生的地方

鱼从水下看城市

水下有新鲜的诱饵

令人难堪的锚

使命

牧师在祷告中迷路

一扇通风窗

开向另一个时代

逃亡者在翻墙

气喘嘘嘘的词在引发

作者的心脏病

深呼吸，更深些

抓住和北风辩论的

槐树的根

夏天到了

树冠是地下告密者

低语是被蜂群蜇伤的

红色睡眠

不，一场风暴

目的地

你沿着奇数

和练习发音的火花

旅行，从地图

俯瞰道路的葬礼

他们挖得真深

触及诗意

名号不能止住

韵律的阵痛

你靠近风的隐喻

随白发远去

暗夜打开上颌

露出楼梯

战后

从梦里蒸馏的形象

在天边遗弃旗帜

池塘变得明亮

那失踪者的笑声表明

疼痛是

莲花的叫喊

我们的沉默

变成草桨

变成纸

那愈合书写伤口的冬天

围困

红樱桃被其词义嚼碎

把核儿吐向

盲鸟们俯冲的海

我在港口等你

灯光计算着夜的容量

多少悲舟——

那些世代相传的锚

水下生锈的风暴

星星提高你的歌声

在告别的横线上

直到死亡敲门

直到阅读成为可能

田野被合进书里

你抱着这书

赤裸地进入鸟的瞳孔

充满光明

同行

这书很重，像锚

沉向生还者的阐释中

作者的脸像大洋彼岸的钟

不可能交谈

词整夜在海上漂浮

早上突然起飞

笑声落进空碗里

太阳在肉铺铁勾上转动

头班公共汽车开向

田野尽头的邮局

哦那绿色变奏中的

离别之王

作者突然问：谁

知道失败的绝招？

在那些迅猛生长的树下

我越变越小

在城市的棋盘上

移动

那最初的

记忆暴君在田野敲钟

震碎围困他的时间镜框

试图抓住风暴的警察

因辨认指纹而晕眩

那最初的，搅动万丈光芒

星星在夜的剧场订座

看那黎明之王死去

影子刺客们斜如命运

歌声浸润了喉咙

那最初的，狼血般温暖

明天是幸存的黄金

孤儿带领盲目的颂歌

在隘口会见月亮

当天地合拢

那最初的，点火

那最初的没有名字

河流穿过时刻表

太阳撑开它耀眼的伞

为异乡人送行

那最初的，是路程

旅行日记

火车进入森林前

我像无用的灭火器

睡着了

灯光照亮的工地：

手术中剖开的内脏

有人丁当打铁

多么微弱的心跳

桥纵身一跃

把新闻最阴暗的向度

带给明天的城市

前进！深入明天

孩子们的语病

我从车窗探出头来

像作者从他的畅销书

向外张望

天气多好

白云的肥指头

沿钢轨之弦滑向终点

－墙上破晓

杂志片断之一

炊烟老人们瑟瑟起立

县长那伤风嗓音中的烟火

照亮新剧院的蓝图

高音喇叭召来昨日闪电

我跟你相约在九八……

雨在台阶上狠命弹奏

晚霞从小贩脸上消失

来自天上细瘦的河

正穿过他童年的枣树林

汉字印满了暗夜

刚果河的鳄鱼在电视出没

咬住人们梦的膀胱

筷子搭在碗的满弓上

而厨师一刀斩下

公鸡脑袋里的黎明

无题

我看不见

清澈的水池里的金鱼

隐秘的生活

我穿越镜子的努力

没有成功

一匹马在古老的房顶上

突然被勒住疆绳

我转过街角

乡村大道上的土

遮蔽天空

东方的想像

风中的钢刀灵巧地转动

大坝上的牛羊失踪

树木朝冬天一起鞠躬

绿色租赁给军队

枝干被造成大船时

洪水来临

豪华的时代

在宴请它的客人

铜号、美酒

竹椅上东方的想像

是不落的太阳

悬挂在砖窑上空

工匠们造就的天堂

流星般塌落

情人们睡在回声

那世纪之交的桥洞里

戴天使面具的人们

从桥上走过

悼亡

不是生者是死者

在末日般殷红的天空下

结伴而行

苦难引导着苦难

恨的尽头是恨

泉水干涸，大火连绵

回去的路更远

不是上帝是孩子

在钢盔与钢盔撞击的

声音中祈祷

母亲孕育了光明

黑暗孕育了母亲

石头滚动，钟表倒转

日蚀已经出现

不是肉体是灵魂

每年一起再过一次生日

你们有同样的年龄

爱为死者缔造了

永久的联盟

你们紧紧拥抱

在长长的死亡名单中

夏日的黄铜

一个谣言的儿子

坐在节育的花环上

听夏日的黄铜

步伐整齐的士兵

沿生锈的道路走来

看夏日的黄铜

树上深深的斧痕

永远迷人地微笑着

吃夏日的黄铜

沉默的敲钟人

展开的时间的幕布

碎裂，漫天飘零

一个个日子撞击不停

船只登陆

在大雪上滑行

一只绵羊注视着远方

它空洞的目光有如和平

万物正重新命名

尘世的耳朵

保持着危险的平衡

这是死亡的钟声

读书笔记

禁忌的花草

是历史的粮食

螺钿的天空下

纸蝴蝶梦见

一个石头的家族

那颗胸中的红色棋子

驱使我向前

我是王或者卒

的影子，我遮蔽

隔岸的风云

激情

第五十代的耗子们

挥舞着长鞭

小木房的歌

为了你，

春天在歌唱

草绿了，花红了

小蜜蜂在酒浆里荡桨。

为了你，白杨树弯到地上

松鼠窜，杜鹃啼

惊醒了密林中的大灰狼。

为了你，乌云筛了筛星廊

雨珠落，水花飞

洒在如痴的小河上。

为了你, 风鼓云帆去远航

潮儿涌，波儿碎

拍打着河边的小木房。

为了你，小木房打开一扇窗

长眠的哥哥醒来了

睁开眼睛向外望。

为了你，小窗漏出一束光

他蘸着心中的红墨水

写下歪歪斜斜的字行。

岗位

一只麋鹿走向陷阱

权力，枞树说，斗争

秋天重复着

牢记在核桃里

怀着同一秘密

我头发白了

退休-倒退着

离开我的岗位

只退了一步

不，整整十年

我的时代在背后

突然敲响大鼓

不

答案很快就能知道

已折射在他脸上

临近遗忘

临近田野的旁白

临近祖国这个词

所拥有的绝望

麦粒饱满

啊，成熟的哭泣

今夜最忠实的孤独

在为他引渡

他对所有排队

而喋喋不休的日子说

不

零度以上的风景

是鹞鹰教会歌声游泳

是歌声追溯那最初的风

我们交换欢乐的碎片

从不同的方向进入家庭

是父亲确认了黑暗

是黑暗通向经典的闪电

哭泣之门砰然关闭

回声在追赶它的叫喊

是笔在绝望中开花

是花反抗着必然的旅程

是爱的光线醒来

照亮零度以上的风景

无题

被笔勾掉的山水

在这里重现

我指的绝不是修辞

修辞之上的十月

飞行处处可见

黑衣侦察兵

上升，把世界

微缩成一声叫喊

财富变成洪水

闪光一瞬扩展成

过冬的经验

当我像个假证人

坐在田野中间

大雪部队卸掉伪装

变成语言

灵魂游戏

那些手梳理秋风

有港口就有人等待

晴天，太多的

麻烦汇集成乌云

天气在安慰我们

像梦够到无梦的人

日子和楼梯不动

我们上下奔跑

直到蓝色脚印开花

直到记忆中的脸

变成关上的门

请坐，来谈谈

这一年剩下的书页

书页以外的沉沦

逆光时刻

采珠入潜入夜晚

云中的鼓手动作优美

星星绞链吊起楼房

转向另一面

窗户漏掉巨型风暴

漩涡中的沉睡者

快抓住这标明出口的

设计图纸吧

逆光时刻道路暗淡

渔夫在虚无以外撒网

一只蝴蝶翻飞在

历史巨大的昏话中

过夜

一条河把鳟鱼带到盘中

烧酒兄弟和高梁父亲

留我过夜，玻璃

有凶手的皱纹

旅馆接待员盯着我

我听到他心脏的杂音

那心脏忽明忽暗

照亮登记表

光滑的大理石上

钢琴曲走调

电梯把哈欠变成叫喊

穿过灯光的泡沫

风从舒展的袖子

亮出铁事

关键词

我的影子很危险

这受雇于太阳的艺人

带来的最后的知识

是空的

那是蛀虫工作的

黑暗属性

暴力的最小的孩子

空中的足音

关键词，我的影子

锤打着梦中之铁

踏着那节奏

一只孤狼走进

无人失败的黄昏

鹭鸶在水上书写

一生一天一个句子

晴空

大街如烈马飞奔

灯光之蹄明灭

诗人和他的夜坐在街角

一杯热咖啡：体育场

比赛正在进行

观众跃起变为乌鸦

失败的谣言啊

烟囱上空的父亲

带诗人更上一层楼

阳光在云中擂鼓

渔船缝纫大海

请沿地平线折叠此刻

让玉米星星在一起

上帝绝望的双臂

在表盘上转动

诗人落进诗的圈套

他一夜白了头

满楼狂风